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印行

第十一卷第九號

中華民國廿六年

九月號

吳淞礮臺的史蹟
京滇週覽記
山陰道上訪古續記
匈京紀游

China Traveler

Vol. II No. 9

September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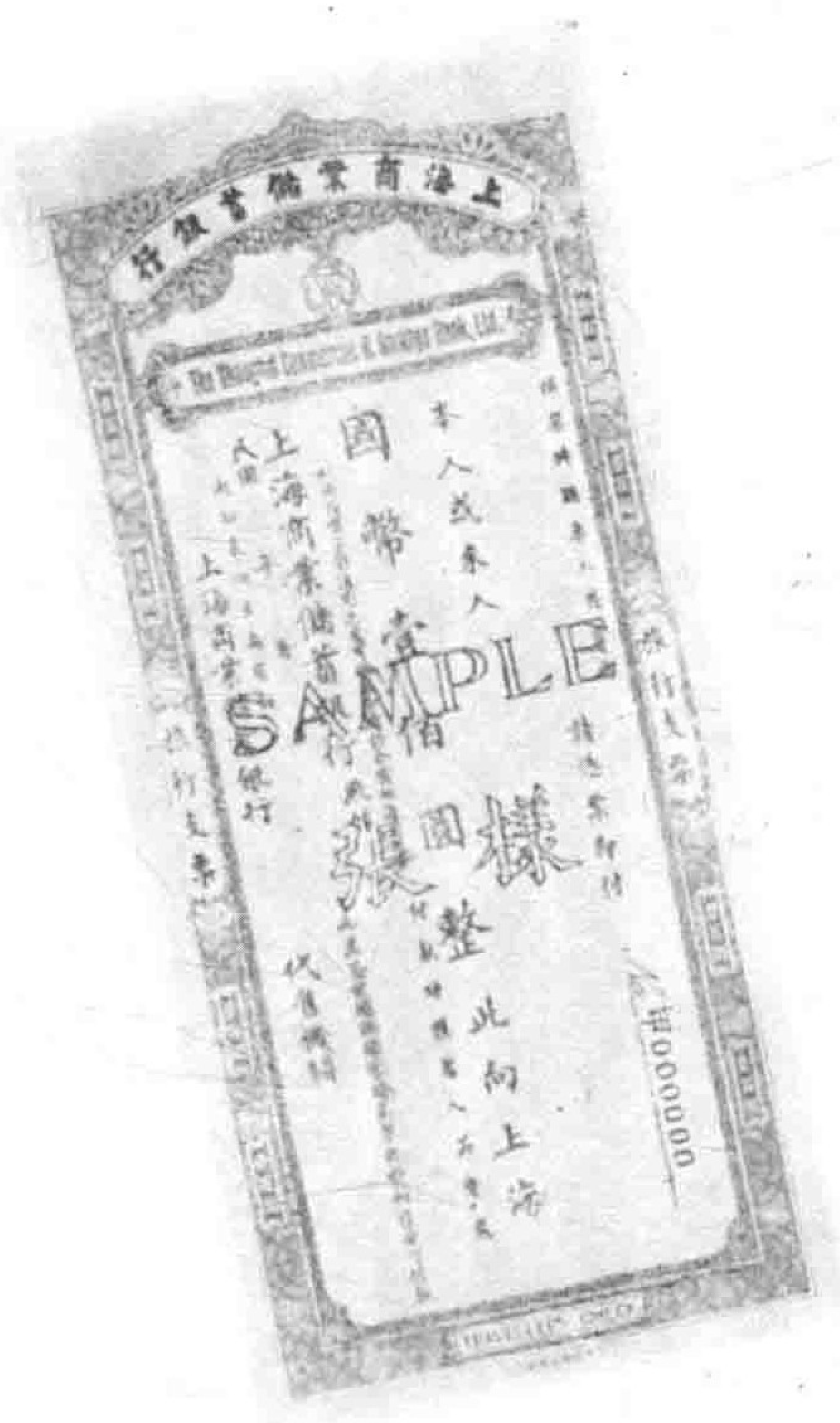


平綏鐵路青龍橋長城奇觀

攜帶

上海銀行旅行支票

安全便利　兼而有之



各埠**上海銀行**或**中國旅行社**及代理機關

發售兌現

印有詳章備索

旅行雜誌

第十一卷　第九號目次

民國廿六年九月一日出版

青龍橋長城奇觀……（封面）
敬告讀者……一
京滇途中（美術圖景）……褚民誼……三
匈京勝境（美術圖景）……馮朱棣……四
吳淞礮臺的史蹟……思沛……五
八達嶺上掘百合……傅任敢……九
渝行隨筆……南野老人……一三
京滇遊覽記……趙君豪……一九
山陰道上訪古續記……陳萬里……二五
天台游記……胡行之……三五
定海屐痕……葉在茲……四五
匈京紀游……馮朱棣……五一

旅行雜誌

緊要啓事

敬啓者本誌銷路年有增加紙張印刷素求精美自本年紙價飛漲以來本誌成本格外加重然猶勉強維持售價照舊近值非常時期收入銳減爲求繼續出版起見不得不將篇幅酌予緊縮此種苦衷定荷讀者鑒諒至本誌廣告向荷交通機關以及各銀行公司廠家惠登已歷有年所此後尤盼本向來愛護本誌熱衷繼續登載又嗣後本外埠批發本誌者暫請付現其直接定戶本誌當向郵局商洽務求迅速寄遞如有地址變更至乞隨時見示以便改遞敢佈區區諸希

公鑒

敬告讀者

編者

在九月份稿件將次整理終了時，上海的戰事，便已爆發。戰事發動之次日——八月十四日黃浦江上空有過很激烈的空軍戰，砲聲和槍聲，震動了本誌編輯室的牕櫺，編者在這一刹那間很能鎮定自忖此時宛然如在火綫上工作。後來槍砲聲格外密集，路上也異常騷動；而一般在黃浦灘觀戰的人，像潮湧一般的奔至四川路來，編者究竟不是一名戰士，雖然方寸不亂，但是環境終於將我們逼走。出了本社大門時，目擊中流彈者染着殷紅的血而行人緊張的神態，把這一條繁盛的街衢，頓時造成一個很恐怖的局面。

這樣，我們的工作，便停頓了兩個星期。

在此種非常時期之下，社會百種事業，因人事和環境的牽制，很難順利進行，多入於停頓狀態，而刊物寄遞，又因交通困難，不能如期到達。我們知道，有許多刊物，已不能照常出版；其竭力維持者，大半緊縮篇幅，或數種合併發行，勉强支撑，希望從速渡過這個困難的時期，我們當然也不能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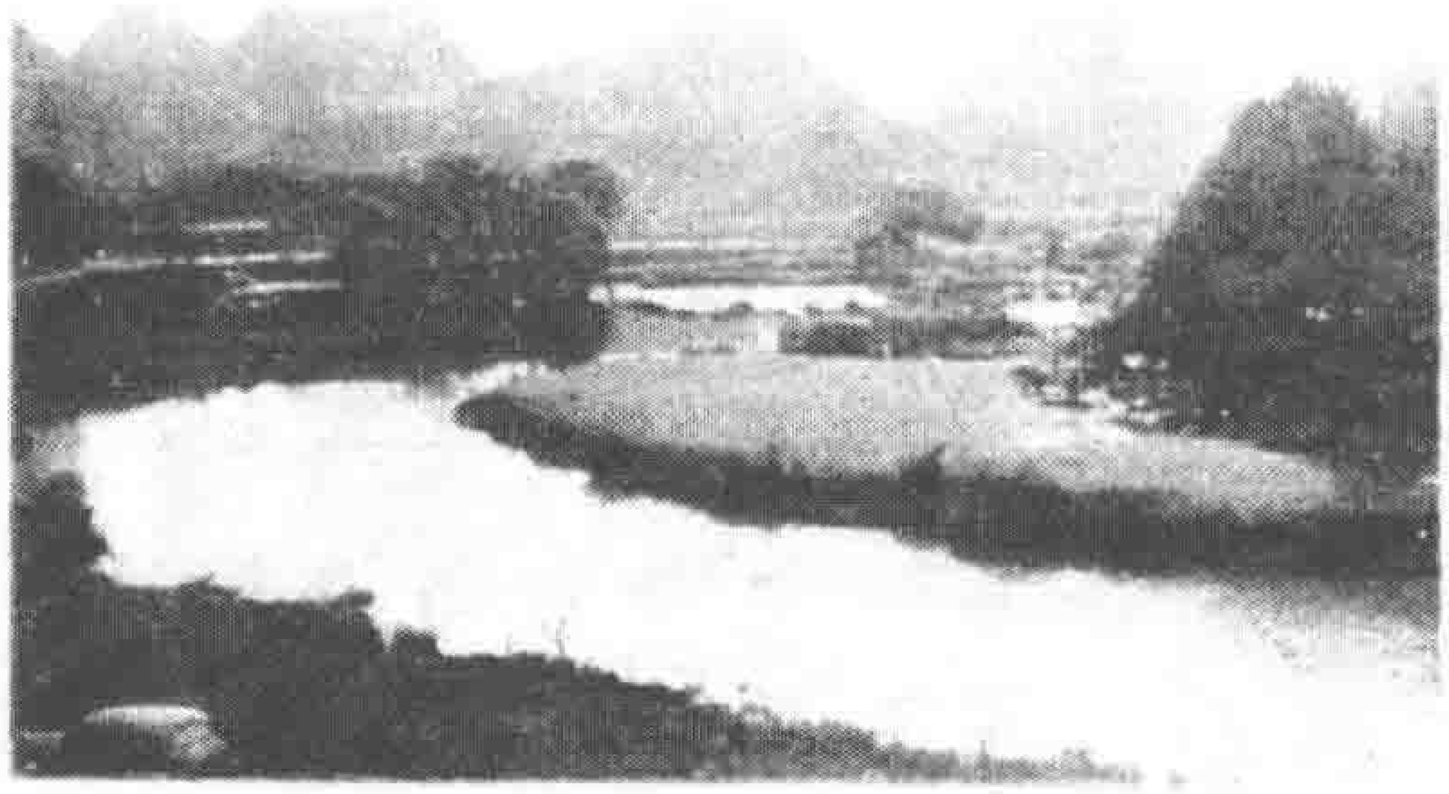
但是我們決不願以有十一年歷史之本誌，隨着礮聲而消滅，我們決計在緊縮條件之下，繼續出版。把本誌過去的內容檢討一過，我們的雜誌，除了切實提倡旅行的文字之外，又極力注意到印刷和紙張的精美，每期有很多的圖影，封面是用彩色印的，這樣，便化了很多的費用。在這非常時期，如果再講究這些，我們便是浪費，便是不愛惜物力，更是太無心肝。我們知道，在歐洲大戰時，德國爲節省紙張計，把新聞印在麵包上，看完了重要消息之後，將麵包吞下肚去充饑，這種精神，是大家值得取法的。

因此之故，我們決定將彩色封面取消，篇幅酌量減少，美術圖景，保存最前的兩面，至於紙張，因爲躉購了許多，仍維持現狀。內容方面，自然仍以倡導旅行，維持一貫的精神，尤其注意到國內的山川和邊疆的形勝。我們暫時將兩篇小說停刊，旅行漫畫和舟車時刻也同時不用，好在不久之將來，終要恢復的。至於文稿，不採取長篇，每篇以五千言爲最高度，這是希望多得些精警的文字，以免讀者多費精力。關於稿酬，我們仍保持相當的數目，雖較以前菲薄，但在此種環境之下，想愛護本誌的文友，一定予以原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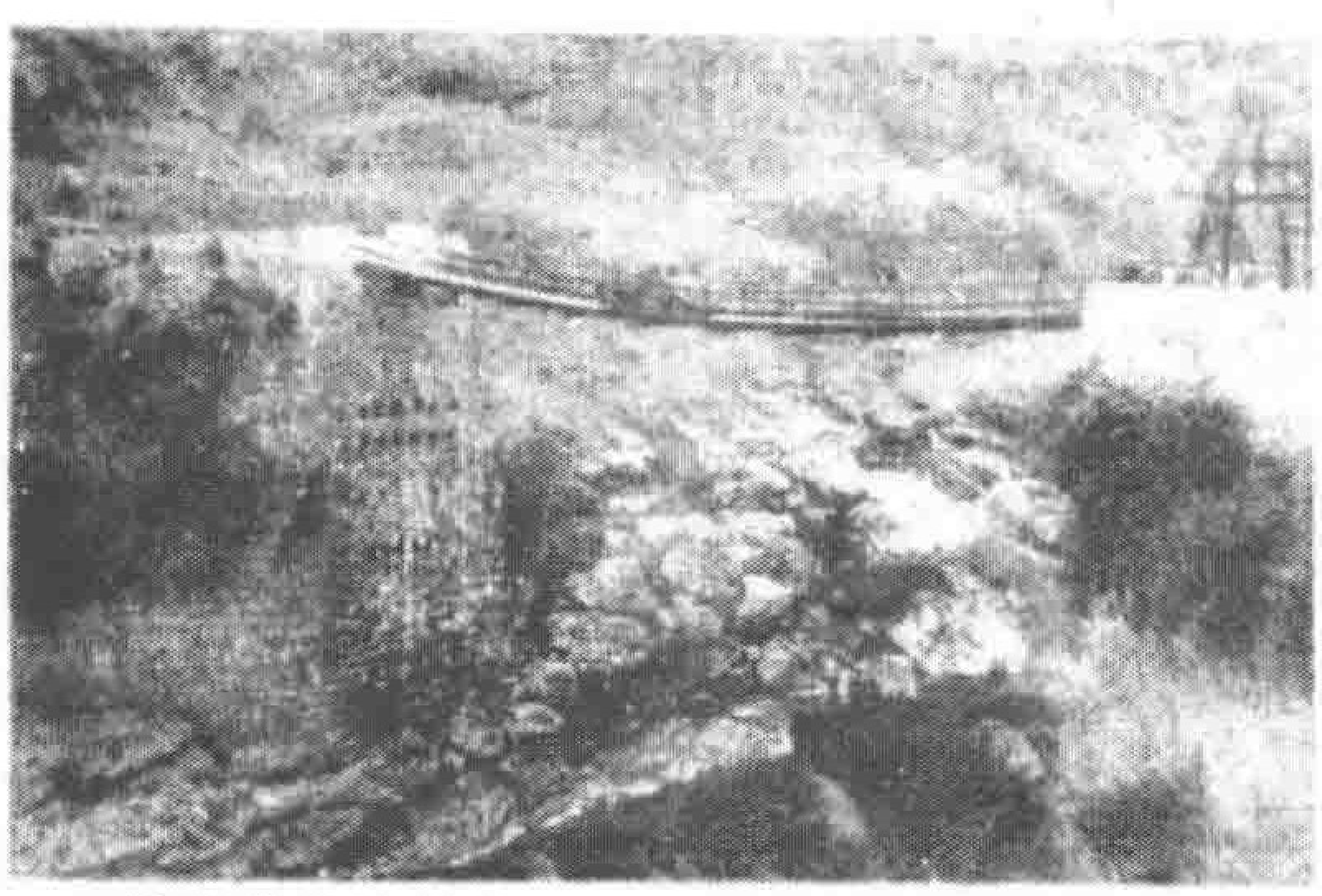
末了，我們還得說明，在非常時期，倡導旅行，一般人必有山河破碎，旅行何處之感；然而中國所以至今日之地步，也就應該覺悟到從前太不注意旅行了。假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四處去旅行，則國內各地山川之形勢，人物之分布，與夫國防之重要，一一有正確之瞭解，把愛一鄉的觀念擴大到愛整個的國家，我想，國家是不會破碎的。在今日而談旅行，並非是不急之務，確是很急切而且很需要的。

京滇途中

褚民誼撮



貴州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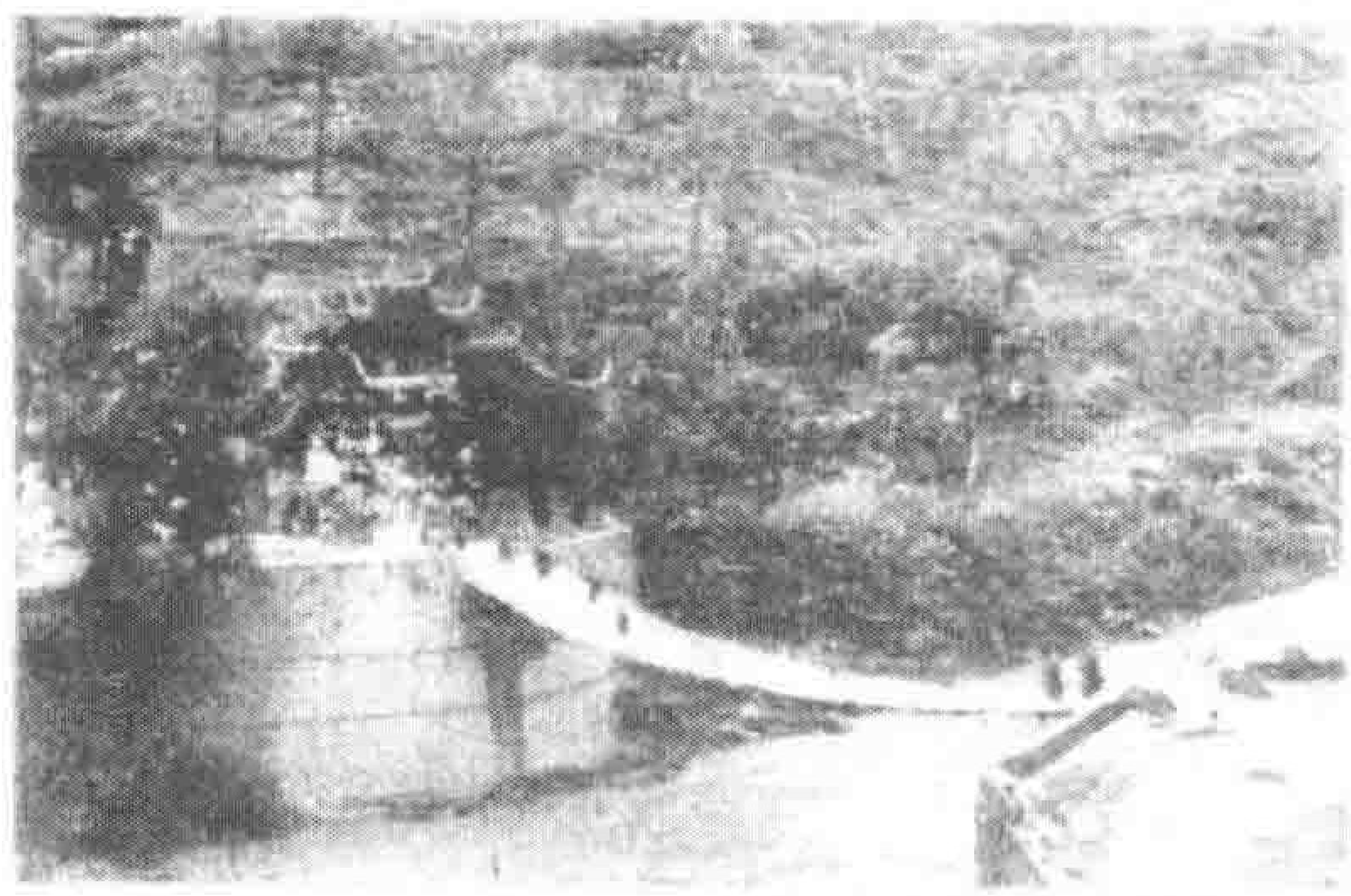
貴州盤江鐵索橋



廣西陽朔之山



貴州盤山公路



貴州重安江鐵索橋



苗女之服裝



貴州黃果樹瀑布

匈京勝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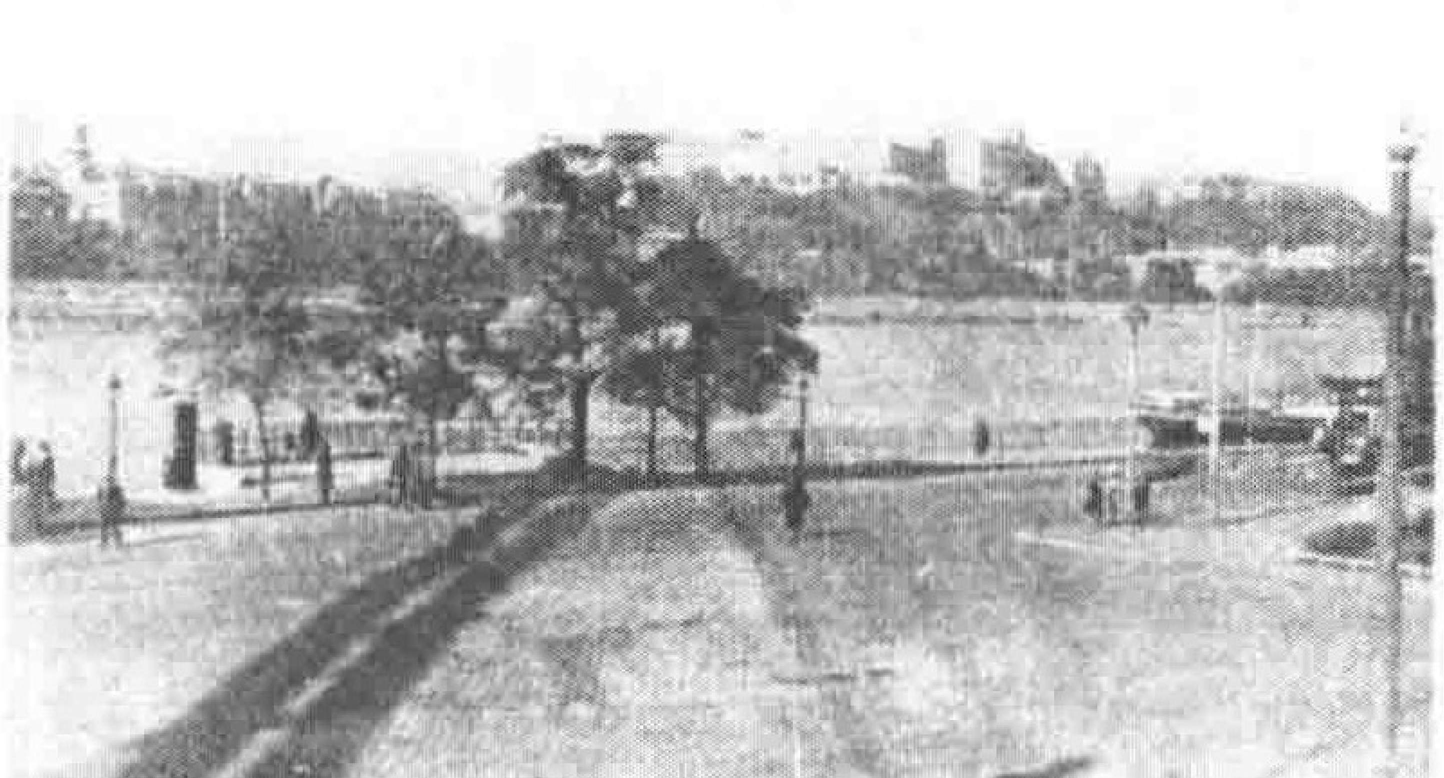
馮朱棣攝



巖洞教堂



自聖甘來脫銅像前望
愛里若培脫橋正面



自佩斯望王堡



愛里若培脫橋



漁堡



自甘來脫山山徑望愛里若培脫橋一角及鍊橋

吳淞炮台的史蹟

思沛

「吳淞炮台，」這是一處多麼令人低徊嚮往的所在啊！尤其是在遭受到侵凌的時節，我們對它更有說不盡的期望，道不出的景仰。然而在同時，我想每一個人都不免會有一種懷疑，就是爲什麼這座炮台的力量竟是這樣的有限，既不能阻止日艦開入，又不能痛痛快快的把它們迎頭轟擊，較之別的國家的要塞簡直相去不啻天壤呢？要解釋這個疑點，我們便得先明瞭吳淞炮台的形勢和它過去的史蹟。

要明瞭吳淞炮台的形勢，又得先知道吳淞的形勢。原來自古列在禹貢，稱爲三江之一的吳淞江，從太湖東下，和揚子江會合，入於東海，所謂江海要衝，就是江防海防的集合點。現在吳淞江雖在上海市外擺渡橋地方併爲黃浦江，於是從前的吳淞江下游，變成黃浦江下游；然江海之交，沒有損失其重要性，而其地在歷史上，地理上，仍稱爲吳淞口。

因爲吳淞口地方有這種形勢上的險要，所以在軍事上常爲兵家所重視，而要對付海洋來的敵人，吳淞口格外被看做應當防守的第一重門戶。譬如宋高宗南渡時，金兀朮從安徽的廣德進攻杭州，又傳說將從海道進攻蘇松，於是鼎鼎大名的制置使韓世忠，就駐兵在吳淞口，準備迎敵。這兒地方至今常有一種瓦罐發現，據說就是當初韓世忠部下所帶的水瓶，在歷史考古家叫做韓瓶。又如明嘉靖年間，倭寇十分猖獗，屢次侵入吳淞口，故討倭名將戚繼光部下的總兵俞大猷等，也屢次在這裏向倭寇勦擊。至於滿清入關，豫親王統兵南下，派提督李成棟平定蘇松，李成棟也就首先佔領吳淞口，正爲吳淞口是在中國東南用兵所必爭之地。最近像鴉片戰爭和一二八事變，也都會在吳淞口釀成悲壯的戰蹟，至今還懸在大衆的心目。

吳淞口形勢既經明白，就要說到吳淞炮台了。吳淞炮台前後共有四座：一座在楊家嘴口，叫做西炮台；又一座則在楊家嘴北首，就是如今浦東高橋瀕海口的地方，叫做東炮台；兩炮台蓋夾江（從前的吳淞江，現在的黃浦江）相望。中國之有炮台，在明季西洋紅衣炮傳入之後，故西炮台係築於清順治十七年，經過康熙五十七年，嘉慶十年兩次修理擴充；道光十五年給颶風所毀，十六年乃北移數丈，重建於石塘上。同治十三年，江蘇巡撫張樹聲，因吳淞口乃

海洋第一重鍵，便會同江南提督李朝斌，勘得舊台離開門口稍遠，不能外擊洋面，決定再移建於向北半里的石塘外，這次修建是由江南機器製造局（就是後來的上海兵工廠）經辦，完全西法營造，故規模很宏偉，工程歷二年半才告成。東炮台係築於康熙五十七年，雍正十年爲海水所溢灌，便遷建到海塘以內來；乾隆二年，接築土塘，遷到原處；嘉慶十年又嫌其離海灘過遠，把舊建築仍存在，另築新炮台於北塘外；道光十五年，也被颶風所毀，重加修建。然道光以後，海防局勢一變，兵備集於西岸，東炮台失其效用，日久成爲廢壘，而西炮台也於清光緒二十六年拆毀了。

東西兩炮台外，還有南北兩炮台，北炮台在南石塘北端，和西炮台構成犄角之勢，係兩江總督曾國荃奏准建築，時爲光緒十二年，正當中法戰爭失敗之後，政府方急於整飭國防也。南炮台就在北炮台的右邊，清光緒二十六年西炮台拆毀後，政府感覺不妥，又責成兩江總督劉坤一規建這南炮台，以爲補救。這南北兩炮台通常統稱南石塘炮台，以別於獅子林炮台。

獅子林炮台在寶山縣西北，離開南石塘炮台約二十里，正當崇寶沙西頭盡處，也是兩江總督曾國荃在清光緒十五年奏准建設的獅子林原是福建福安縣知縣張全惠墓地，四週種滿銀杏樹，榆樹，柏樹，蔚成密林，遠遠望去，正像一條蹲看的獅子，首尾完全，因有獅子林的雅號，現在正成爲船舶駛入吳淞口的標識了。

總括南石塘的南北兩炮台和獅子林炮台來說，那末南炮台是專扼南洋海口的，北炮台處在輔助地位，同時也能兼顧北路；獅子林炮台所以防守長江門戶，凡敵船從南北洋進犯的，也都能截擊。清末，三炮台各設台官一員，惟獅子林炮台多設副台員一員。台官之上，有總台官一員，以爲統率，均隸屬於海軍範圍。中華民國既成立，改隸陸軍部，把總台官稱做吳淞要塞司令；一二八事變以後，便只有一位吳淞炮台管理員」。

吳淞自有炮台，第一次經過的對外戰爭就是鴉片戰爭；但同時，這也是一件慘痛的歷史。清道光二十二年夏四月，英國軍艦攻下乍浦，於是長驅北上，直抵吳淞口外，江南提督陳化成親自在西炮台督兵，他用以逸待勞的方法，沈着應戰，他等候敵艦駛近，然後發炮，所以很能命中，當擊毀敵人大艦一，小輪五。這位陳提督在吳淞炮台已有三年，平日很認眞整頓防務，當初他既自守西炮台，把東炮台的一將官駛往查明最先退却的一人斬了，於是陣勢也就固定。這樣雙方約摸戰了半天，我方始終佔着優勢。兩江總督牛鑑，這時也正駐在寶山城內，陳提督知道牛總督沒有用，先曾勸他不要出城，一切由他負責。不料這位牛總督聞到作戰勝利，欣欣然排齊儀仗而出，敵人望見他的大纛旗，迎面就是一炮，那炮彈恰落在牛

總督站的地方，便把他嚇得跑了，接着，督標兵一陣嘩噪，說是「大帥傷了，」於是大家都沒有鬥志，陳提督也彈壓不下。敵人既登岸，便紛紛向陳提督射擊，陳提督雖中了彈子，還自己勉力開炮還擊，只因受創太重，倒底一口鮮血直噴，倒地氣絕。後來人家檢查他全身被創的地方，共有八處之多。陳提督殉難後，部下官兵隨他殞命的還有八十多人，不可不說忠烈之氣，薄於雲霄了。然而換一方面看，牛總督先逃到蘇州，再逃到南京去了。豈但牛總督？敵人先攻乍浦，才發炮數聲，都統和屯卒已同時解甲；後入上海，蘇松太兵備道托言進省借兵，私下雇了一舟，逍遙於峯泖之間，上海知縣也就棄城而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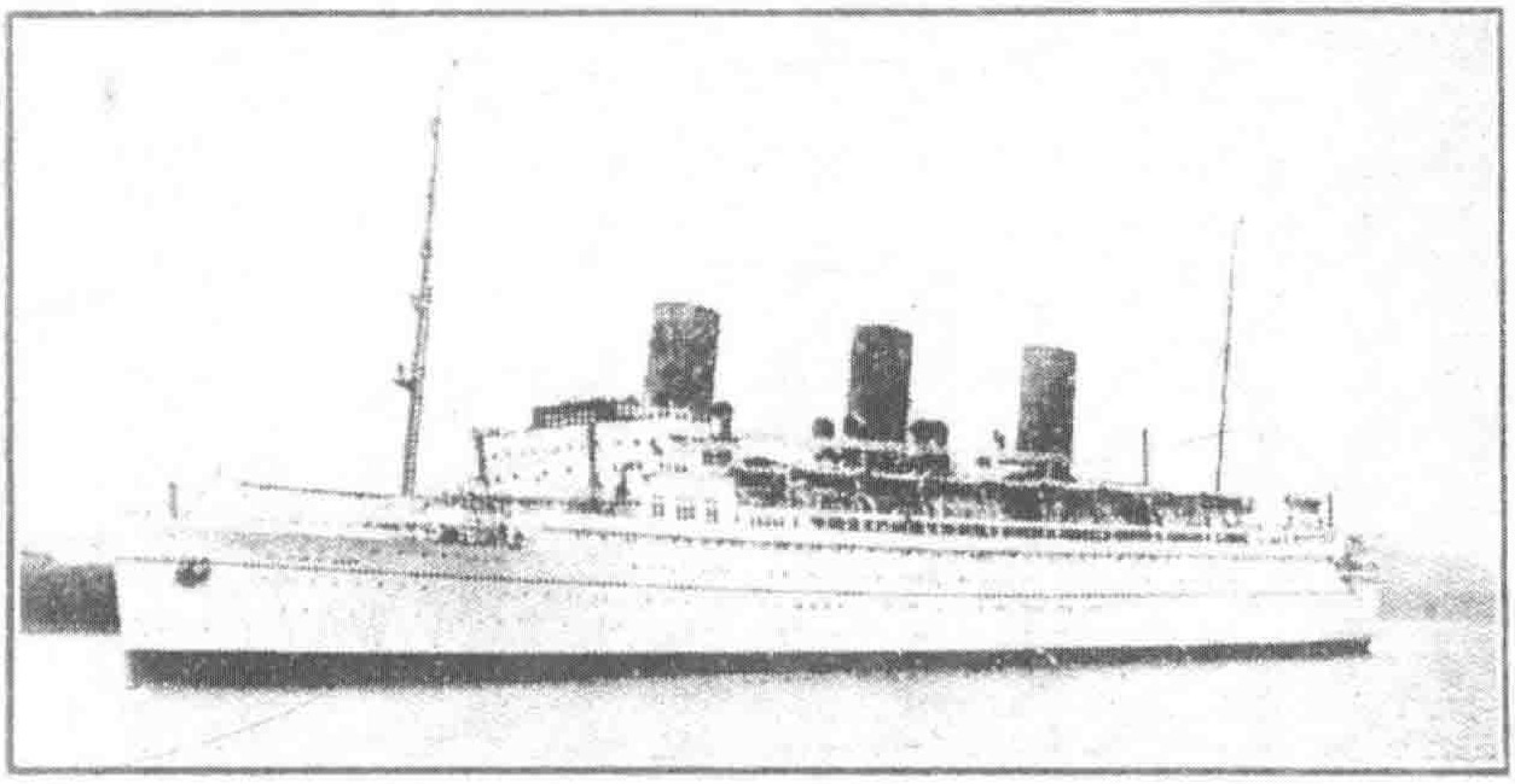
陳提督殉難消息報聞政府，給他一個忠愍的諡法，允許地方設立專祠。據我所知，這專祠計有三所，一在寶山城內，一在上海城內，一在松江西門外。松江的一處叫做甲秀園，我曾去過，很有幽美的風景。後來英國軍官多說：他們這次攻上吳淞，眞有些徼倖，倘使有兩個陳提督，他們就很難得志了。

一二八之役，十九路軍的第一五六旅旅長翁照垣防守吳淞，先後經過一個多月，這是世界共知的奇蹟。事後許多外國人問翁旅長：「你們守吳淞是怎樣守的呢？」翁旅長的答語是：「因我們要守，所以守下去了。」但是從他口述而經羅吟圃筆記的淞滬血戰回憶錄看來，當時吳淞炮台的作戰，只有兩日。二月三日吳淞炮台先向楊樹浦匯山碼頭一帶轟擊，不久在吳淞口外的敵艦，也向吳淞炮台還擊；雙方轟射，總有好半天，我方擊沉敵人驅逐艦一艘，擊傷炮艦三艘。二月四日，敵艦先向吳淞炮台射擊，這時他們因連日在閘北作戰失敗，很想換一方向，一鼓作氣的攻下吳淞，便用大炮亂轟，炮彈眞像大雨一般的落下來，一面還用飛機二十四架，在炮台上方很放肆的投彈，只因我軍始終堅決抗拒到底，使敵人不能不放棄了在吳淞上陸的企圖。但是經過這次劇戰，全炮台已成爲軀殼，絕對再沒有活動的能力了。這是說南石塘炮台。至於獅子林炮台，直到三月一日敵人在寶山城外及瀏河口外射擊時被毀，然而就是這一夜，吳淞駐軍也隨着全部大軍而撤退了；於是南石塘炮台和獅子林炮台都落入敵人之手，經過上海市撤兵委員會的折衝，才於五月十五日先將獅子林炮台收回，二十五日復將南石塘炮台收回。當時調查吳淞炮台本有大小炮二十尊，戰時被炸壞的十一尊，戰後被撤去的七尊，只餘小炮二尊；獅子林炮台本有大小炮十四尊，戰時被炸壞十尊，戰後被撤去的四尊，三台共計損失不下千萬。

最可笑，最可恨的是拆毀西炮台的一會事。清光緒二十四年，政府公布開放吳淞爲商埠，二十五年自強軍營務處總辦沈敦和蘇

松太兵備道蔡均於是建議西炮台有礙商埠市場，請拆除興利。這時兩江總督劉坤一，糊裏糊塗以爲很對，就替他出奏，政府也糊裏糊塗的核准了。二十六年實行拆台，便由沈敦和主持其事；因爲工料堅實，用了炸藥，才把它轟掉。於是吳淞口第一道國防，至今便只賸一堆廢壘了。然政府不久也覺悟這件事是做錯了，又有幾位御史先後提出彈劾，因把沈敦和撤職戍邊，一面責成劉坤一設法興復。這就是上面說過的北炮台了。

最後，我們可以歸結到一句話，吳淞炮台的威力的減削，實在不是最近幾年的事；而最近幾年的不能重行規復，也還是受了從前的影響。至於此後能否再恢復這東南第一道國防的要塞，那就要看我們現在的努力了！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爲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線機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囘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爲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昌興輪船公司啓

上海　北京路一號
電話　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八月八日　亞洲皇后號
八月廿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九月八日　俄國皇后號
九月廿二日　日本皇后號
十月五日　亞洲皇后號
十月廿日　加拿大皇后號

★★　★★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八月八日　日本皇后號
八月十九日　亞洲皇后號
九月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九月十九日　俄國皇后號
十月三日　日本皇后號
十月十七日　亞洲皇后號
十月三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　★★

亞洲及俄國皇后號不往檀香山

三一—一七六

八達嶺上掘百合

傅任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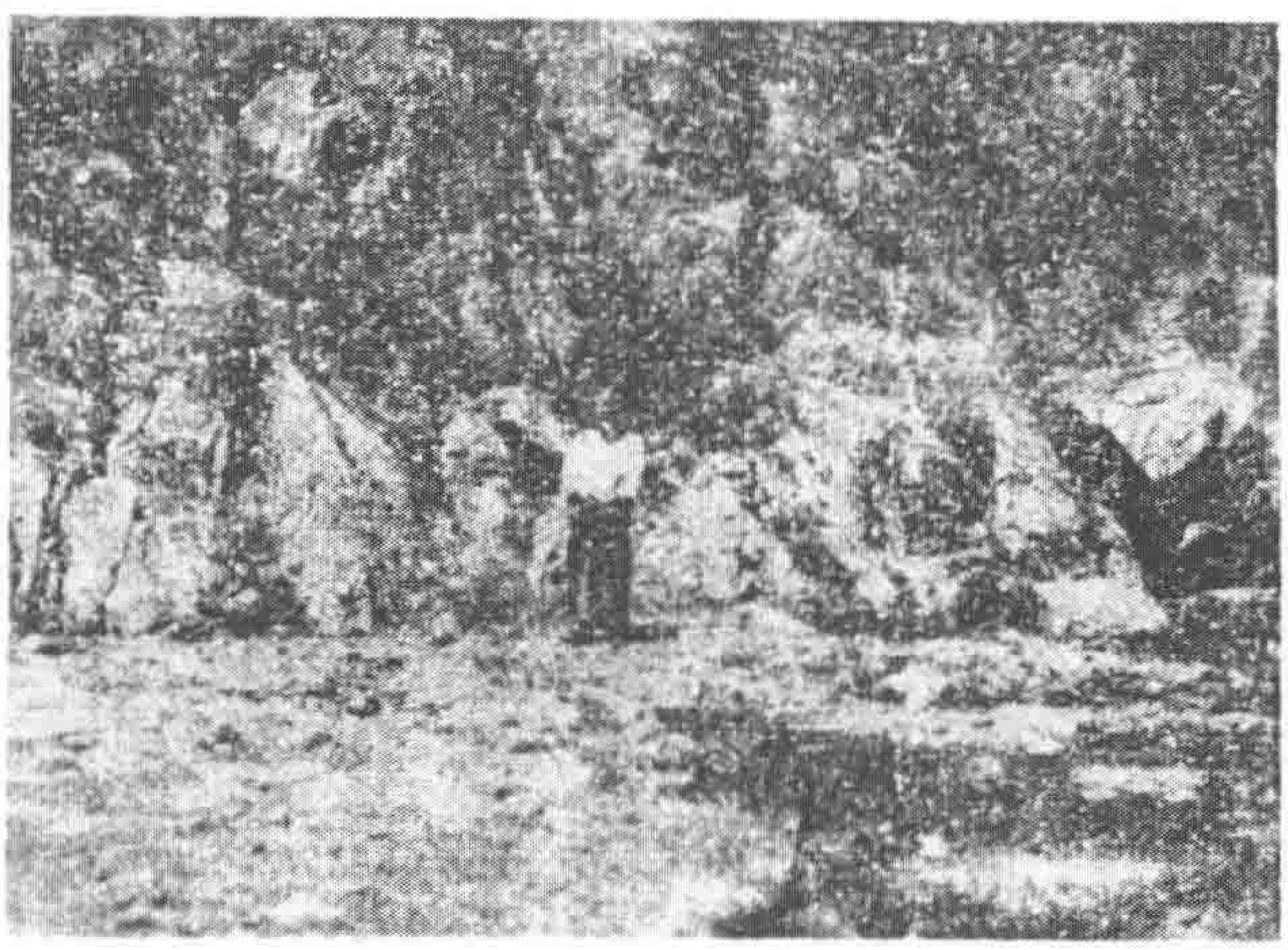
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了一個遊覽長城的新鮮的方式和有趣的所在。

北平可遊之處甚多；各處的特色都是偉大，而偉大的表現的極致則爲長城。我嘗想，不遊長城是不容易了解我先民締造之艱難與氣魄之雄偉的，

一般人瞻仰長城的雄姿都是搭乘平綏車，到青龍橋下車，——由北平去不過化兩小時——然後再走三四里路，就到了雄偉無比的八達嶺上的長城。八達嶺山勢聳削，長城到了這裏，尤極蜿延起伏之致。我們一旦爬上了城頭，遠挹山色，目光順着這無盡的城基飽看我們的大好的山河，眞是一件快事！一般人選定八達嶺看長城是不錯的。

可是對於到過八達嶺的人們，我有一個問題，就是青龍橋車站兩旁幾十步便都是長城，爲什麼並不就近爬登上去，却去多走三四里地呢？大家的答案我很明白：通常是都多走三四里地的，所以我們也得多走三四里；而且車站旁的長城也太陡，陡的像一架梯子，一架筆立的梯子，誰有這勇氣!?

這車站兩旁的長城自始便是差不多沒有人上去過的。我到八達嶺去過幾次，我也沒有一次起過這種野心；只是安分守己地跟着既成的路途前進，挑着不平坦中的最平坦的道途走去，走上去看着一些小挑攤着假銅假鐵騙騙外國外鄉人，心中雖則略有所感，亦並不大起波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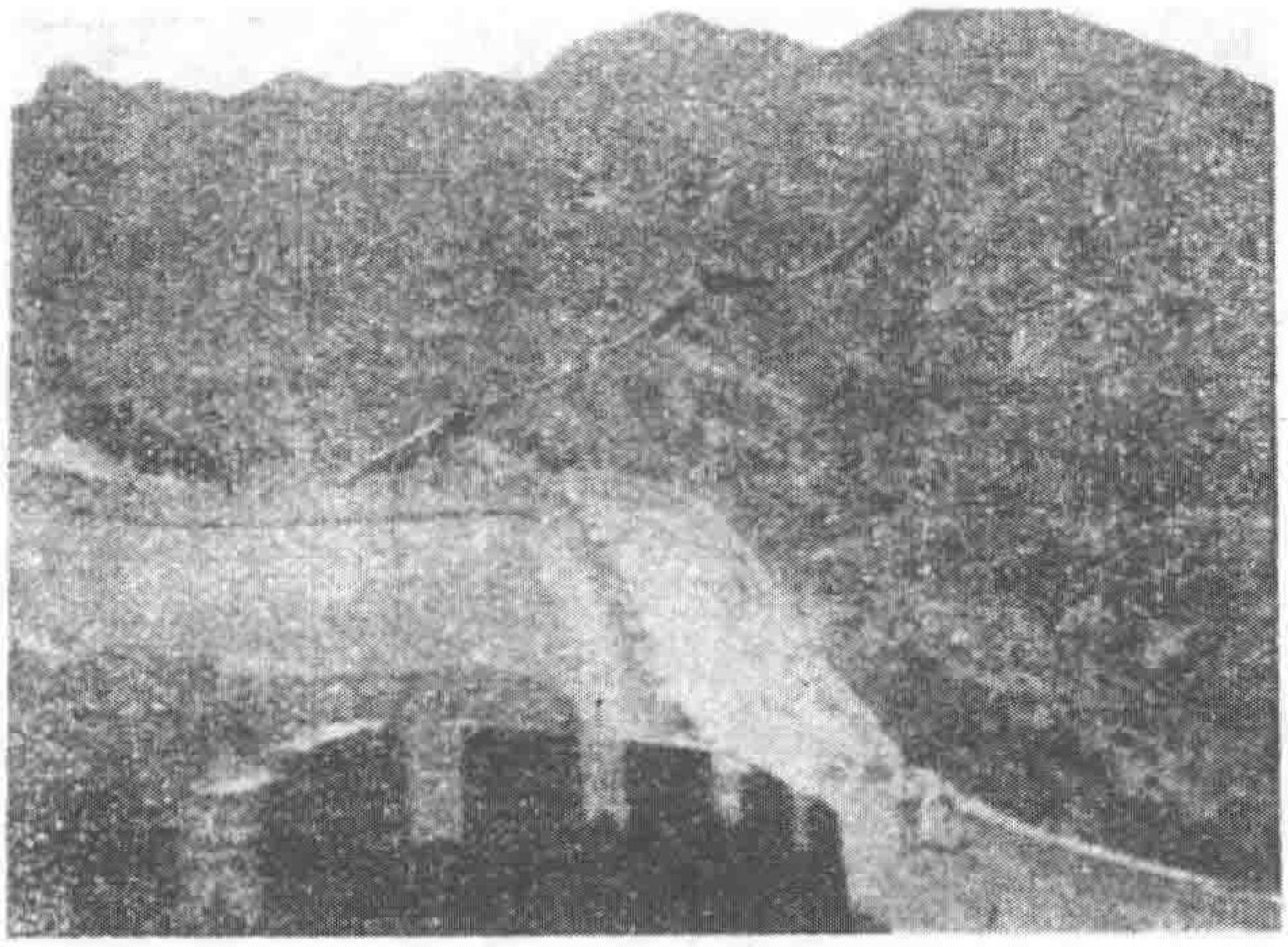


八達嶺下的天險



居庸外鎭

這次在六月三號陪着母親和李洪烈先生去舊地重遊，因爲誤了回程的火車，在車站上得再枯候四五小時，閒着無聊，心想何不爬爬這近在眼前的長城。但是遠遠看去，這幻想似乎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城的脚尾是一二丈高的石壁，並沒有我們上城的間隙；即使上去以後，梯似的階級，一直通到山巔，萬一到了進退維谷的境地，也頗令人寒心也！然而我們究竟還是年靑人，究竟還耐不住閒懶的壓迫，姑且試試吧！好了，到了跟前一看，城尾右側居然累了一些小石，可以登上城去。這一歡喜，我們便顧不得梯似的階級的艱難與危險了。好在上去的時候，脚登手爬，目光所屆，不出眼前的一二階級，心裏不看到危險，手脚便也不發軟了。爬過幾百級後，回頭一看，呀呀，上城的基點原來已經凹到脚下的階級下面去了！不過，既來之則安之；後退不能，不如再進。誰知再一前進，誘引便已來到。野生的百合，開着殷紅的花兒，含着靑靑的蓓蕾，點綴在這崇山峻嶺之上，怎不令人心醉！而且這百合就只生在這段危牆上面，三四里外的長城上面是沒有的，豈不尤其顯得稀珍可貴？何況據人傳說，這種野百合一年加開一朵花兒，花兒的數目便是百合的歲數，這又更加有趣了！機會難得，不可不留一點紀念。於是邊爬邊掘，竟自忘了艱難，忘了危險，不知不覺，已到絕頂。



八達嶺長城之雄姿（一）

到了絕頂之後，伸腰一看，這才知道辛苦是有代價的。這裏山勢之峻，之險，之奇，之重疊，之蜿延曲折，已是勝過了彼處；而長城之頭，之尾，之來龍，之去脈，之蜿轉曲折的經過，更可一目了然！我想，看長城誠然應到八達嶺，但是尤其應當爬上這車站，對過的危牆，不可單貪平坦啊！

八達嶺長城之雄姿（二）



三一—一七八



八達嶺長城之雄姿（三）

服，沿途又掘了好些遍城均是的草玉蘭，留作紀念。到得車站，才知業已耗去了兩個鐘頭，才知站上的人認定我們必從他山方能繞下城更是困難；如果上城可以名之曰膝爬而上，則下城可以名之曰股坐而下。最爲難的是心理上的恐懼，一路兢兢業業，只好裝作近視，不去遠望。雖則膝頭眞有點發酸，發軟，但是我們不甘屈下，而母親也已担心不小了。

回家一想，這個遊法，這個所在，實在是不能不加以介紹的。雖則上下艱險一點，但是我們若圖舒服安易，那又何必出遊呢?! 這裏惟一的缺點是城基較狹，然而這正是長城的眞相，那三四里外的地方原是「居庸外鎮，」是加廣了的門面啊。

八達嶺長城之雄姿（四）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待
詳細規則　承索即奉

總行　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分行　上海虹口　漢口湖北街　杭州保佑坊

中南銀行　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乙種活期　整存零付　禮券
定期儲蓄　整存整付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天津　漢口　廈門　杭州　北平　蘇州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渝行隨筆

南野老人

歲紀丁丑，余年七十有七矣，平時雖有山水之癖，但絕無閒暇之日，攜眷出外一遊。客冬，棟兒屢有侍余入蜀之建言，余維唐人之詩有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靑天，俗語亦有老不入川之說，余何人斯，烏得貿然一行。然揆之今日情形，却有與昔大不同者，上有空航，無天梯石棧之險；下有輪船，得錦衣玉食之安，似不妨擇一而行。議決，空行太費，且遨遊之事，非鳥瞰一瞥所可瞭然，成都峨嵋太遠，所有交通設備，尙未完全，決以重慶爲止，得一觀三峽之勝足矣。遂於國歷五月八日成行，合將耳目之所經過，與詩章之吟咏，及俚俗之歌謠，拉雜而分記如下。

是日，偕內人暨棟兒夫婦，同登永興公司永康川輪，於午後一時，自漢啓碇。查湖北今爲九省通衢，其繁盛自當於上海以外，此爲第一。茲就風景言之，黃鶴得龜蛇兩山，映帶左右，附以晴川鸚鵡諸勝，此又淞滬所無，前人歌詠林立，無待贅言，惟武昌以上六十里地名金口，遙望一山積翠，有翼然亭閣，掩映其間，頗得江山之勝。據聞中有農場，能墾田九十萬畝，係行營闢爲國營農場，頗著成績。沿江以上多漁戶，遙望新堤一帶，堤上適見有攜筐老人前行，犬爲前導，戲賦一絕句云：『林薄起炊煙，漁舟唱晚天，臨淵歸結網，有犬導人先。』紀實也。時正夕陽西墜，赤珠橫空，色帶嫣紫，俗語有云，日落胭脂紅，不雨也有風，恐來日天氣，必有變動，而波光反映，五色斑爛，加以江流屈曲，日之方位，亦飄忽無定，紀以五律詩云：『日落渾無定，舟行東復西，帆多疑列陣，岸飼亟培堤；水色斑爛幻，林光澹白齊，江干人靜處，塒塛已鷄棲。』該輪以海關禁止夜行，不及趕站，遂停泊江心。九日過車灣時，約在監利縣境，相傳內爲洪湖，有春秋時楚平王塚，卽伍子胥帥吳師伐楚鞭尸處，近數年爲紅軍老巢，蹂躪甚苦，今居民已漸漸囘復，余口占五律一章以弔之：『運會數貞元，憑欄弔古原。麥齊時起浪，樹長又成村。曉起魚爲市，更深厖守門，古來征戰地，恩怨與誰論！』本日舟行數百里中，時在公安石首山，左右湖洄，蓋江灣繚曲，便終日與此山謀面。余戲賦七絕一首：『我固愛山山愛我，論交金石首推公。安知此後無相見，西到渝垣我卽東。』西角烏雲接日，恐來日有雨。十日上午仍晴，下午過楊溪縣境，雨下漸大，兩岸山勢陡峻，濃翠欲滴，厓邊波流湍急，民舟均逆流上泝，拉縴絕壁，見者心悸，而舟人視若平地也。余咏七律一章：『塔影摩空萬象涵，山腰鑿穴佛成龕，無邊草色爭新綠，不盡楊枝裊蔚藍。十幅蒲帆出危峽，千尋篾纜入烟嵐。須知久旱邀天鑒，好雨知時分外甘。』過宜都，雨止，偶於萬山之罅，見晚霞一角，出現雲端，知又將晴矣。泊宜

昌。自漢到此計三日，行一千四百四十里。宜昌爲通商地，有詩云：『華夷輻輳集江干，燈火連綿夜未闌；祇惜江流猶未暢，故敎蜀道尙賡難。』上年川省苦旱，今雖偶有得雨之處，而商貨滯銷，農事不振，至可慮也。十一日晴，在宜市盡頭處，轉舵入利津口，由此進峽，兩岸石牌矗天，山勢雄奇，目不暇接。過崆舲灘，俗說靑灘洩灘不爲灘，崆舲方是鬼門關，其險可知！舟行到此，屢屢失事，一說石磯上有孔明所書三字云對我來，蓋照此而行，方不出事，否則難免，今其字已漫滅，爲海關炸去南面礁石一部，以後水大時，兩邊均可通行，至孔明題字之說，恐不可信。據舟人云：該處輪船之失事者，共有五艘今尙有富陽一輪，擱於前灘之上，故各輪船之過此者，均惴惴開足機器，審愼而過。余有詩云：『天府雄圖世有幾？一輪鼓浪駛如飛。峯迴重疊皆霜鍔石盡猙獰睨翠微。退鷁忍敎同落伍，上游力踞仗當機，（上行者全恃領港得人）蜀道從今泯夷險，余年忘却古來稀。』再上至香灘，卽香溪口，聞說上有梳妝台，以前白龍潭，有龍神擾娶一婦而去，鄉人畏其作祟，故立廟祀之，至今香火不絕。其對江爲鎖子山，山上有洞，僅容一人入內，今已擴大，可容數人矣。中有亘鍊一條，爲仙人所鎖，忽隱忽現，鄉人有見者，有不得見者，里謠有云，若要香溪興，要等鎖山崩，此山不知何時崩矣？其香溪之興替，亦與人何干，此等神話，本不可信，但茶餘飯後，無事瑣談，亦不妨姑妄聽之。再進，雙峽壁立千仞，不可仰視，傳爲孔明碑峽，遠望似有摩崖，近看則又無字，不知此峽之何所據而名之也。其牛肝馬肺兩峽，指示其下垂之石，形狀似有肖處，但已被外艦兵士用槍彈去其半，亦不全矣。又進爲巫峽，繚曲甚長，唐詩所云『巴東三峽巫峽長，』此言不誣也。上行輪船須兩時，下行一時許，峽中民船之上水者，皆數十人一舟，扶崖摸壁，絕似猿猴，拉縴而行，其所謂眞正猿猴，如詩所云『兩岸猿聲啼不住，』今則久不經見，想其族類或遠徙，或藏而不出也。山頭則忽圓忽方，忽尖忽削，土則有紅有紫，有黑有黃，如銀如鐵，目迷五色，莫可名狀。舟行峽中，往往前視無路，一轉舵間，則又別有天地。輪行軋軋有聲，舵工則注目審視，不敢少懈，此足見川行之難，出峽卽巫山縣，神女峯在焉，其峯頎長秀麗，山頂有廟，卽祀女神也。惜已暮雨蒼茫，雲裳斂跡，舟泊城外，夜於枕上口占六言一首：『楚王一去不還，神女當在巫山。安得惠然入夢？一親霧鬢雲鬟。』查峽江圖考，一名陽台山，面枕大江，宋玉賦，朝朝暮暮陽台之下，杜甫詩，神女峯娟妙，卽此處也。與望夫石相近，其巫山十二峯，則在峽內，連亘十二峯，皆尖銳，名不備列，行舟過此，皆悤遽不及齊觀，十二日晨，入夔門，有所謂風箱峽者，舟人指其山巔石罅中，有黃石似箱形者，故卽以名峽，然查峽江圖中，並無此名，僅有鐵棺峽，或者以其命名不祥，故改其稱謂歟？當門有二峯：一名赤岬，色赤，峭壁冲霄，草木不生，一名

白鹽，亦高千丈，此即夔關，孫元良有摩厓，字甚大，文云：夔關天下雄，砲艦輕輕過，蓋武人之筆墨也。當門一灘，即瞿塘灩澦堆，諺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蓋一著名險灘也，其深不測，色黝黑，孤峙江心，可二十餘丈，余爲該輪經理畫澦堆圖贈之，題云：『橫截江心束萬泒，花飛雪滾珠光怪，巨靈遺下今巍存，見者瞪貽米顛拜。』白帝城即在其旁，無城形，惟半山僅一廟耳，爰作五言絕句以弔之：『巍巍白帝城，渺渺數椽屋，有薪勿負荷，卒使宗社覆。』此外有一荒磧，圖考指爲臭鹽磧，水淺出現，居民爭取鹽滷以煑鹽，相傳鹽井爲孔明所開濬，不可考，有石纍纍，即八陣圖也。余詩曰：『門分生尅伏軍機，傳自南陽知者稀，日與寒潮相搏擊，至今嚴陣列荒磯。』抵雲陽，對岸張桓侯廟，風景極佳，惜不克登岸一朝拜之。相傳桓侯之首，今尚存在，浸入油中不腐，有欲見者須出香火錢，猶之杭州南屏山之神木井，僧人假以斂錢耳。余詩云：『雲陽有廟祀桓侯，長阪當年洶莫儔，太息將軍元莫保，報崇香火至今留。』下午驟起陣雨，抵萬縣泊，是日行九百六十里，該處亦通商大埠，惜近經大火，延燒四千餘家，一片焦土，元氣大傷，上年旱災頗重，無錫紅卍字會集合巨款，會同萬縣卍會正往散賑，時方雨過，爲領港關定安作茆亭喜雨圖，題云：『小小茆亭昨始成，今朝喜雨合題名。扶笻試向高坡望，一片油雲倍有情。』又爲李君楚江寫一石，題云：『江中灘石，積數千年來爲怒濤駭浪所冲刷，以成種種水紋，而畫家即本此以定種種皴法，此其大斧劈一種，雖寥寥數筆，却非率爾操觚者所能效顰也。』十三日晴，過武陵磧，居民村落，皆依江邊大石，列廛而居，森林蓊鬱，耕食其間，頗有世外桃源風趣，稱以武陵，名實相符矣。過石寶寨，有危厓，直立山坡之上，靠東方面建殿九層，直接崖巔，其崖頂面南又蓋一寺，是一是二，則不知也。其西面則巖石嶙峋，尚存眞面，勢頗特異雄壯，傳言昔有神僧，到此捨飯，儲米洞中，日日視其僧數以爲定，俗僧欲從中簸弄爲奸，僧覺之而去，自後洞中即無米焉，斯言恐亦齊東野語。余有詩云：『危石挺千尺，卒王尊九天。神僧曾捨飯，往事至今傳。』該處鄉民，多以淘金爲業，每日所得，亦不過僅敷日用而已，是可知人之祿食，皆有限定，貪亦無益也。過忠縣，以達酆都，邑稱富庶，惟上年旱災亦重，其人民皆以鴉片爲業，至今尚未禁絕，其種罌粟者，須預征重稅，故民間亦不大願意種者漸減矣。酆都爲陰陽交界之說，此毫無根據之談，大約因烟民之多，而即以鬼世界指視之，其或然歟？城外多灘，狹處僅容一輪舟之行。十四日晴，午後一時到渝，自萬到此又九百六十里，此處江面，與嘉陵江水合流，東屬江北縣，西屬巴縣，重慶爲特別市，城牆已拆去，今開闢山頭爲馬路，盤旋上下，規模頗大。輪船除民生公司外，均無躉船，上岸須用划子，人多擁擠，甚險，屢屢出事。余詩云：『萬山拱衛古

巖疆，雲集帆檣勝故鄉。祗盼雨暘順時若，雄圖天府足稱強。（上年大旱故云）石階歷級疾飛升，舊日肩輿尙守恆，人力汽機合並用，凡蒙生計得同增。』此間靠江碼頭，均二三百級之高，非肩輿不可，故其舊制得以尙存。申福公司殷文彪君夫婦及厲允咨君，均同舟相迓，同至小梁子巷分號處小憩，行李則安置於沙利文旅館，由殷君僱汽車兩乘，至各處視察一週。訪查此間卍會尙未復興，故對於賑災等事，無人過問，鄉民甚苦。晚在上清花園攝影，並以西餐相款，適京滇旅行團過此，地方公衆歡迎，甚爲熱烈。翌晨十五，陳榮海如松兩君，就沙利文招飲。午後由殷君導遊南溫泉，出儲奇門渡江，達海棠溪，川黔公路車站，已由鮮伯良鄒立三二君購定遊覽車票，包車一輛上行，天熱西曬，車墊沸燙，幸僅十五公里，一小時便到。下車僱小划入華溪，殊淸涼。詩云：『一棹入華溪，森森划蔭齊，如來問津者，熱度必加低。』行數里抵岸，至青年會旅館小憩，傍晚赴溫泉洗澡，水由巴縣圈爲公有，上等官房，二人出資一元，限兩小時，其次普通者，至一角爲止，水淸溫和，略有硫磺氣。詩云：『泉心本冷此胡溫？一勺融融和氣存。童冠春風欣畢集，薪傳沂水得探源。』浴後晚睡甚酣。十六早，鮮君邀遊虎嘯口觀瀑，聞天旱無水中止，乘轎遊仙女洞，順道下溪，仍赴車站回海棠溪，再乘轎赴黃山花園，入萬山中，一路風景絕佳，杜詩所云，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信然！到園，上海銀行李其猷君亦到，已約同人在此相候。是日與鮮鄒二君合席，分午晚兩餐，卽宿於此。園主黃君雲階，襲父遺產百萬，此其所營別業之一也。園有住宅，有旅館，有舞廳，球場，有亭台花木，電燈電話俱全，在山林而有繁華氣象，亦罕見也。余畫梅花尺幅以贈園主，幷詩一絕句云：『此是壺中別一天，翛然物外得安全。衆山環繞尊無上，不事王侯不羨仙。』聞其平日，嘗語人曰，人生行樂耳，富貴子孫皆有天命，何必計之，眞達人之言。其宿舍在松林之中，每於日下時，看家人蹴踘爲喜，能自尋眞樂。十七，厲君伉儷，到園設筵相款，並攝影。次日李君邀同午餐後，同赴汪氏花園，亦在萬山之中。園主爲留法醫學博士，建分院於此，便人療病遊憩，獨身不娶，所得餘資，盡輸公益，亦奇人也。小憩仍回黃園，李君先行回城，余爲殷厲二君作畫，旋來電話，有民生公司民政船明日下行，當卽束裝就道，北碚之行，因天熱太遠，決中止。途中筍輿連貫下山，履險如夷，涼風習習，頗爽心目。時因天將下雨，逕赴渡頭過江，卽共登輪。當小划出灘之處，其地名龍門皓月，亦一勝境。他若字水，若塗山，若老君洞，天晚均不及往觀。十八日雨未止，該輪因貨多亦停開，十九早，始展輪東下。沿途山水，當大雨之後，又是一番景象。余詩云：『翠壁丹崖裏，油然萬綠妍。橫飛紅瀑布，（雨後水挾紅土下崩，故其色紅，極美麗）倒映碧波天。石黑埋黃磧，峯青列遠烟。白雲時出岫，五色媚山川。』五光十色，殊極

山輝川媚之大觀。二十日晴，過萬縣，仍盼雨，入夔門，見民船行舟之難，相形之下，爲賦一詩云：『人生休與戚，世事本無同。揭厲勞舟子，耰鋤輟老農。（時方雨後故云）濠梁魚極樂，巢幕燕將空。有酒還當醉，花枝今尚濃。』過宜昌，上海銀行彭君正松來船，攜來所購峽江圖考，邀赴上岸，却之。二十一日晴，自宜以下，空江一片，於風帆蘆荻以外，無所取焉。越日復雨，陰霾烟晦，盤旋沙洲，至將過金口時始放晴。少頃皓月當空，波平如鏡，一輪鼓盪中流，不乏佳趣。七時後，於幕光隱約中，遙見武昌漢市，對峙江中，兩翼長約數十里，萬家燈火，密若繁星，五色電光，類同錦簇，此種殊特之光彩，非由上下游夜間到此者，不克覩此盛況也。總計此行，時屆兩星期，行程往返，幾達七千里，凡所見聞，記載摭拾詠吟，不無舛錯遺漏之處，但意重遊覽，不求考證，則亦無所計較於其間也。閱者諒之，舟中所寫風景巴東攬勝十六圖，另裝冊頁并記。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靜安寺路慕爾鳴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設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存款要目
活期儲蓄 整存零付 特別整存整付
特別儲蓄 整存付息 特別零存整付
零存整付 整存整付 禮券
最新發辦 教育儲蓄存款
利息優厚 存取便利
□備有詳章 函索即奉□

美國聖太飛鐵路公司

美國大峽谷爲世界之奇觀聖太飛鐵路客車直達其地列車掛有普爾門設備臥車直往東美無須更換車輛

至大峽谷賞覽奇境或自加利福尼至芝加哥及坎撒司城聖太飛鐵路爲唯一之鐵路線凡鐵路列車應有之完美設備以及種種便利之處無不俱備哈維名庖延路供應旅客或在餐車或在車站餐室其在車站餐室進膳客車停靠月台之時間充分餐畢閒步空曠宜人站旁常見美洲西南部之印度土人亦足以一擴眼界

聖太飛代表在舊金山及洛杉矶港口招待太平洋各輪船旅客藉備有所咨詢幷代定車位臥鋪以及旅行上各項問題

聖太飛通車自舊金山及洛杉矶均有開行　如蒙咨詢請與本路代表中國旅行社接洽

旅行講座

京滇週覽記

褚民誼先生講述

趙君豪

〔參閱卷首美術圖景〕

距京滇公路週覽團歸來後二月，我始去訪問團長褚民誼先生。關於沿途的情形，已有隨團記者在報紙上作很詳盡的報道，似乎無需再作一次的複述，然而我個人感覺得各人所紀載的，第一是太複雜，不能使讀者有簡單的概念；第二是各個人發揮自己的感想不能代表全團的意志。

有此兩種原因，我認爲有訪問褚先生的必要。我們都知道，從前到雲南去大家都視爲畏途，以爲山川險阻，瘴氣中人，好像到雲南去，似乎充軍發配似的，現在褚先生領導團員約二百人，自首都坐着汽車，走了一百另六小時，便安然到達了雲南的省會昆明，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交通史上的一個奇蹟。

褚先生是一位意志堅强而有毅力的人，他自信力很深，不尚空譚，一切的事情，都是脚踏實地的去幹，凡是由他領導或者主持的事件，總有很完美的結果。近數年來中央把許多艱鉅的工作，放在他的肩上，此次京滇之週覽便是其中之一，現在很圓滿的向中央覆命了。

當抗敵情緒高到極頂的幾天平津相繼淪陷了，一個炎熱的下午，褚先生和我坐在綠色陰沉的窗前，感歎了一回時事，談話的中心便轉上了京滇公路的征途。

× × × ×

「京滇週游的路程如何？」我首先發問。

「是從首都爲起點，經過江蘇，安徽，江西，湖南，貴州而到雲南。到達了昆明以後，本來可以不必要走回頭路，但是因爲雲南公路的支路太少，既無到四川的公路，又無到廣西的公路，所以我們只得回到貴陽，分爲南北兩路，北路以重慶爲終點，由成都回到重慶後解散，南路繞廣西到湖南的衡陽後解散，這是我們行程的大概情形。」

「這一條公路，工程當然很艱鉅哪，聽到幾位團員說，路上很不容易走，可是都很平安的度過了，這是先生領導之功！」我笑着問。

褚先生笑道：「這是中央的福庇，我個人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自首都一直向西南去，到湖南貴州邊境這一段，多是平路，到貴州就

不同了，全是山路；並且貴州的山很爲特別。」

「是怎樣呢？」

「貴州的山多是平地起峯巒，高高低低，沒有緜亙千里的山峯。但是這些突然而起的高山，到處皆是，所以穿過貴州一省，不知道要跨過多少高峯，攀過一山又一山，到最高的山，竟然拔海有二千一百五十公尺高。貴州的地勢，已經很高，貴陽拔海一千一百公尺，昆明拔海一千九百公尺，所以造此公路，極不容易，坡度佔到百分之廿七，蜿蜒屈曲，到山頂要二十四盤，後來下山，也要灣灣曲曲，轉了廿四個大灣。上面所說的，是貴州地高山多，至於雲南，都是高原，從南京到昆明，一共三千多公里，以貴州一段爲最難走，也最危險。依我個人的經驗看來，我們只須看山的神氣，便可以辨別出到了什麽地方。」

「這是什麽說呢？豈山亦有神氣乎？」

「不，不是這樣說，」褚先生笑道，「我所謂山的神氣者，是指顏色和形狀而言。拿顏色來說，貴州的山土，是灰黑色，雲南的山土，是赭紅色。若以形狀論，則貴州皆尖山，雲南是大塊的山，好像饅頭似的。提起廣西的山，又不相同，大半尖而斜，很爲別緻，又極生動，其美妙如畫山水。」

說到此處，褚先生便取出幾張照片來，果然，貴州雲南和廣西的山勢，一如褚先生所言。

我繼續問道：「這樣看來，地勢既然不同，工程又有艱易，公路的成績，顯然各不相同了。」

「是的，公路以湖南爲第一，基礎固好，泥土又很乾燥，下了雨，極容易乾，所以異常平坦，廣西的公路也不壞，貴州的工程艱鉅，就差一點了。雲南入境到昆明這一段，公路造得特別講究，並且有兩旁有行人道，不但很好而且很美，因爲土色是紅的，兩旁用白綫來區別行人道，遠望過去，好像是條紅地起白邊的毯子。昆明到大理這一條路還沒有造好，所以未去，餘外的幾條路，到西山溫泉去的都很好。江西的路，在建築時，情形就不同，經費務求其低，路綫務求其多，並且又要造得很快，所以路面比較湖南安徽差得遠了。安徽有一段路極壞，原因是因爲正在趕築京贛鐵路，日夜運送材料，把路面弄壞了，到現在還未曾修復。」

「路上的生活如何？」

「起初動身時，天時乾燥，而且有風，坐在車上，滿身都是灰塵，我們都很厭惡，後來到湖南時稍好，下了一點小雨，一直到廣西，却未蒙灰沙之苦。此行値得說的，是貴州的一陣雨。原來貴州有三無，就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這是說貴州的雨量多，地勢高而人民又很窮苦。可是今年貴州旱荒，已經五月未雨，人

民苦得不成樣子，盼雨甚般，恰巧我們週覽團到時，貴州竟下了大雨，雨是從東面來，我們也從東面入黔，所以貴州人說週覽團帶了雨來，對於我們大致其歡迎之熱忱。」

我笑道：「這也是中央的福庇麽？」

褚先生說：「我們也應該這樣說。還有一次，我們到了鎮遠，這天晚上，一部份團員，住宿在專署公署，還有一部份人，就住在山上的廟裏，半夜雷雨大作，帳被盡溼。次日地方上人說了許多抱歉的話，深以招待不週爲憾，其實老百姓因一雨而豐收，我們精神上比什麽都要愉快。這天的行程，是要從鎮遠出發，渡重安江而到達鑪山，可是到了重安江邊，水漲四五尺，浪急風高，過渡甚爲困難，後來只渡了一部份團員，其他一部份只好在重安江邊過夜。但是重安江並沒有預備晚飯，就是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到鑪山的團員喫了一頓很好的夜飯，但是舖蓋未曾渡江，晚上無法睡眠，只好坐以待旦，他們還以爲在重安江邊的團員，雖不能飽餐，却還可以安睡。豈知第二日大家會齊，纔知道留在重安江的夥伴非但沒有飯喫，也是不能安睡，因爲重安江根本就沒有地方可睡。所以我們在出發時，曾互相誥誡，必須準時出發，準時到達，在一個比較小的地方，要安排二百人的食宿問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於此也可見內地民生之疾苦了！」我說。

「我也這樣想。路上有一事可喜的，就是語言相通，毫無扞格，我最初以爲雲貴偏僻的省份，說話或許不同，後來身臨其境，用普通話傳達，都能懂得，並且大家差不多。」

「關於苗夷民族的情形如何？」

「貴州廣西的苗，雲南的夷，湘桂一帶的猺，都是大族，他們分別很多，不能詳說。我們生長東南的人，看不到這些人，此次一到湖南，見到猺族同胞，婦女裝束很爲特別，心裏非常高興，尤其他們的音樂和跳舞，從來不曾看到，而猺民與苗民的舞蹈，又有很大的區別，並且也有步法和音樂應和，絲毫不亂。她們的手飾多用銀子，全副項圈，有重至幾十斤者，甚至衣服上都鑲着銀飾。他們的樂器和我們的笙管差不多，短的有一二尺長，長的約一二丈，簡直是一個高的旗桿。」

「他們說話，也容易懂麽？」

「一句也不懂，不過他們可以講漢話，子女也入漢人的學校讀書，孩童穿童子軍衣服，同我們的小孩，可以說完全一樣。從前在清朝時，大家欺負苗夷，官逼民變，結下了很大的寃仇，到民國後，已逐漸同化，現在苗女嫁漢人爲妻的很多。苗夷的身體很强健，一無嗜好，雖種植鴉片，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吸食的。他們的生活，很有紀律，眞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織，很有古風，並且日用所需，除

了食鹽一項而外，均可自給。他們還有一種繡花的布，甚爲精美，有一年半載始繡成者，團員中有好幾位向他們購買留爲紀念。他們人口也有好幾百萬，不過智識較低，而勤儉向上的精神，頗有可令人敬愛的地方。各地對於苗夷民族，根本不必施行什麼特別教育，因爲他們根本沒有文字，只須多開學校，與漢人受同等教育，不但無形中可以消滅惡感，並且苗漢混合，各盡所長，眞可改良民族。」

「先生此次考察各省，有什麼特別感想？」

「沿途參觀教育地方建設，均是走馬看花，不過得了一點大概情形。近幾年來各省當局埋頭苦幹，沿公路一帶農產的改良，礦產的開發，森林的培植，眞有一番蓬蓬勃勃的景象，我們看了非常興奮。雲南本是靠協餉的省份，但是近年來能夠自給，最近更能分期禁烟，一變而爲一個出超的份，大部份是得了錫產的幫助。廣西產錫，也是逐年增加，又有桐油輸出，所以也是一個出超省份。當此全國入超甚大情況之下，我們得知這兩省出超的情形，是非常忻喜的。湖南產銻鎢，及大量植桐。廣西近年亦大量植桐，所以向來多匪的廣西，所謂『無山不洞，無洞不匪，』現在能夠無一乞丐，無一閒人，現在我可以說廣西『無山不洞，無洞不奇，』在這種優美風景中，把從前遺傳下來『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口號，反轉過來，改成『好鐵才打釘，好仔才當兵』的口號。」

我聽了褚先生上面的一段話，我心中無限興奮，無限歡喜，倘使每一個省份，能夠像廣西這樣的刻苦振作，我們也不用唱什麼救亡歌，更不用臨時作什麼抗敵準備，人家還能亡我們麼！我再問道：

「還有其他各省呢？」

「江西的瓷現在也特別改良，有瓷業管理局主持一切。安徽的茶葉有茶葉公會處理產銷的事情。其餘江西的夏布，安徽宣城的紙，均不斷的努力生產，改良質地，總而言之，都是好的現象。至於週覽團所到的地方，沿途受着熱烈歡迎，各機關職員和各學校學生都受過訓練，在精神上是異常興奮，在形式上是整齊劃一，尤其是廣西一省民衆訓練最早，民氣最盛，現在要臨時集合民衆，只須電話片時之間，就可集合，步伐動作，非常敏捷，很顯明的表示着紀律化。」

「先生此次週覽一回，所收的效果如此偉大，各省對於中央的感想如何？」

「我覺得這樣長的京滇公路，開闢了三千公里，這是奠定了國家物質建設的基礎，而許多人從中央來，訪問民間的生活狀況，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所以每到一個地方，他們總是熱烈地歡迎，請求中央在物質建設上予以指導。至於各省當局，很知道中央努力建設上下苦幹的決心，每一個地方都能夠仰體中央的意思，他

們是以中央之意志爲意志，這種精神，在最近幾年來，是格外的具體化了。總之我們現在有了這條很好的幹路，還是不夠，還要各省多築支路。有了公路，還是不夠，要有鐵路，所以現在擬築的湘桂，湘黔，黔滇各鐵路，要希望趕快興築。這些路築成以後，再把滇緬，滇暹，桂鎭各綫築成，西南的交通網，就可算完成了。目前這一條京滇公路，是把西南各省和中央打成一片，鞏固全國的統一，將來把以上所說的各鐵路次第完成，文化經濟種種方面，一定有無限的發揚光大。汪精衞先生說，我們要以建設求統一，這句話是努力物質建設，無形之中，把國家統一的基礎格外加强，我們鑒於京滇公路的成功，覺得『以建設求統一』，這一句話，眞是顚撲不破的名言。蔣介石先生兩次到過雲貴，親身體會西南的重要性，所以要我們去看一下。我們帶回來是各省努力建設努力生產的好消息；而我們所遺留在西南各省的，是中央不忘懷民生疾苦的德意。」

褚先生說時，興奮勃發，雖然夜報送來滿紙登載戰事的消息，他是毫不失望，他還是一副堅强而有毅力的神氣，他覺得中國是絕對有希望的。他一面站起身來，一面交給我一張紙，上面寫的是：

滇省僻處西南，山川險阻，行旅維艱；故往來者，輒假道法屬越南焉。民國二十三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中正，督飭剿匪，再經昆明，爰倡建京滇公路，計長約三千公里，閱二年而成，時蔣公兼長行政院，命組織京滇公路週覽團，博諮民隱。二十六年四月五日，民誼等奉命由京出發，沿途巡覽，迄於二十九日，抵昆明，車行實祇百六小時。途中所經，拔海有達二千一百五十公尺，歷二十四折而始至者，工程艱亘於此可見。民誼等留昆明九日，分組視察，覺滇省近年一切建設，咸有進步，京滇公路既通，今後之邁進，必更不可限量矣；而吾國交通須假途他國之恥，亦得以稍雪焉。民誼前以大道之行，題西山之勝，茲復以天下爲公，題此碑之額，蓋一以紀蔣公之偉畫，一以紀民誼等週覽之行蹤也。因爲之記。

民國二十六年夏，吳興褚民誼撰并書。

京滇公路週覽團全體團員姓名錄

團長褚民誼，副團長伍連德，團員王文萱，王正己，王世圻，王永祓，王廷松，王會善，王懷忠，史維新，安漢，任勵乾，伍无畏，朱人相，成濟安，吳祐人，吳廷佐，吳時霖，吳壽彭，吳澤霖，汪守相，汪松年，汪建才，宋一痕，何遂，何漢文，李介民，李少白，李啓乾，李清蔚，李鐘奇，沈吉蒼，沈苑明，邵季昂，周孝伯，周調陽，周聲漢，林士模，孟廣照，尙其煦，季炳奎，律鴻起，姜超嶽，胡光燾，胡煥庸，侯鳴皋，俞同奎，柳希權，高向杲，唐藝菁，徐浩，徐兆鏞，凌卓如，秦墨哂，梁棟，陳石泉，陳舜耕，陳耀祖，尉遲秀藻，閔天培，張世綱，張廷祥，張登義，張璁玉，曾世榮，湯德華，童行白，黃敬

齋，萬琮，楊焜，楊志春，楊宙康，楊幹邦，楊舞心，趙康節，趙慕儒，裴鑑，歐陽鏡寰，劉大作，劉行驥，劉霨凌，蔣九新，鄭岳，鄭治琛，衛挺生，錢介，錢宗陶，駱力學，薛次莘，龍潛，謝元，濮孟九，戴占奎，聶世璋，羅潯，羅爾瞻，關錫琨，嚴仁風，嚴德一，

這是預備在昆明圓通公園內建立紀念碑的碑文，我一面讀着，我心裏很興奮，我深深地覺得毋庸悲哀，毋庸失望，我們以建設求統一，以統一的力量來抵禦外侮。在歸途中看見許多報販在馬路中奔馳着，我打消了失望的心情，滿懷着無限的希望。

旅行攜帶款項
怎樣保障路上的安全

大陸銀行

分支行
漢口 北平 武昌 南京 長沙
無錫 南潯 青島 杭州 濟南
鄭州 蘇州 南昌 石家莊

國外通匯處
紐約 舊金山 倫敦 巴黎 漢堡
橫濱 東京 大阪 神戶

辦理
國內外匯兌
匯水低廉 服務週到

總行 天津六號路
上海分行 九江路一一一號
上海儲蓄信託部 南京路大陸商場

教育基金儲蓄

存儲簡易
利息優厚
各級學費
應付裕如
按期支取
便利無比

國華銀行 儲蓄部

山陰道上訪古續記

陳萬里

初記曾刊東南日報，今以續記付旅行雜誌，兼附影片數幅，以備好古者之參考。

十月七日晚在僧佗處，見着蕭山阿狗，他是專誠來報告柯橋西河塔村，在一個太康壙裏所掘得的幾件古物底消息，我就決定了明早同他們去一看究竟。

八日早起，驅車到三廊廟，渡江，在義渡橋上見到僧佗，他正在橋上慢慢兒一搖一擺底踱着方步；阿狗呢，在他前面數十步，提着一隻破藤籃，默默地走着。我在車上招呼了他們一聲，說，先到車站上去等候，他們倆依然是一個慢慢兒踱着方步，一個默默地走着，我則終是心急慌忙底向前跑，惟恐趕不上車似的，有點兒好笑。

吾們趁七點鐘車，到柯橋正八時，先在車站附近茶店裏泡了一壺茶，僧佗去吃麵，阿狗就去雇船，祇剩下我一個人。不一會兒，船已叫好，麪亦吃完，於是三個人就擠進一隻脚划船裏，向項里出發。

經過柯山橋，七星巖是看到了。其實跟東湖的陶公洞，同樣地爲人工所開鑿出來的風景，偏偏能夠吸引着許多遊客。還有那些斗方名士，此唱彼和地歌詠起來，於是所謂名勝之區，於以成立，說戳了這西洋鏡，豈不是可笑得很！

不過紹興與四鄉的風景，實在不壞，有山，有水，山上多松柏，湖水清澈見底，一隻脚划船，正是一葉扁舟，出落得瀟洒自如，勝於吾鄉之小快船多多。并且湖塘寬廣，塵襟爲之一洗，以

河塘裏採菱小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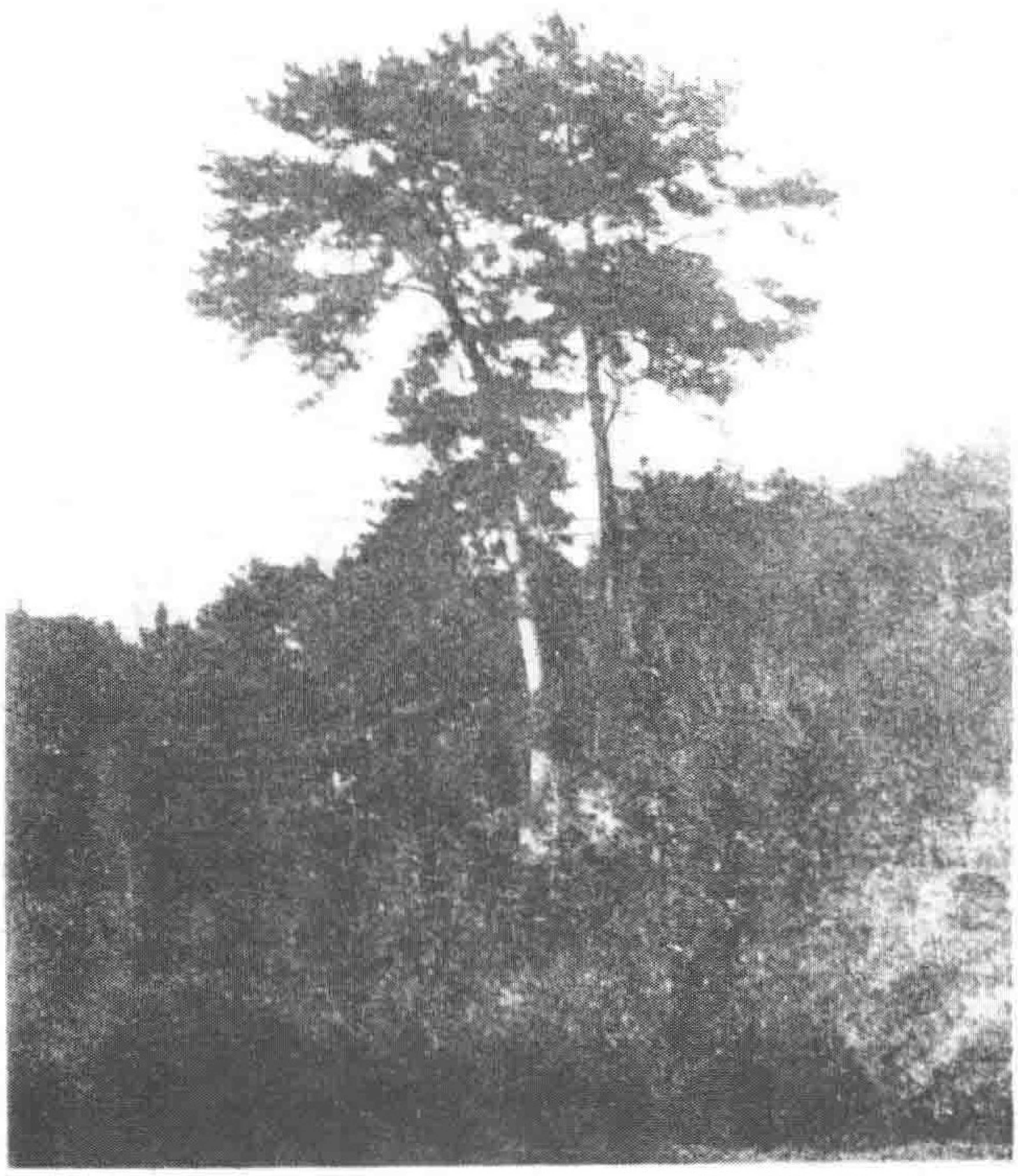
三一—一九三

擬嘉湖一帶，雖多港汊，祇能點綴一點野趣，終不能與鑑湖相媲美也。

過銅山，竹林極茂密，河塘裏處處見到採菱的小船，我想柏葉紅時，更多樂趣無疑。

到項里，已十時，從柯橋來，據說有十五里云。

項里說是項王曾經到過的因此迪埠那裏，也就有韓信廟，這些荒唐的故事，讓諸喜歡聽說那種民間傳說的人們來研究罷。在項里，阿狗找來一個嚮導，曉得太康壙裏的各件已被人家買去了，阿狗似乎很懊喪，他先回船裏去休息。我與僧佗跟了嚮導，去看最近出土的古物，都是習見之品。最後看到太康壙裏的東西，是一隻洗，裏面有一隻狗昂頭向上，兩隻耳朵有點損壞。一豬圈，約四寸高，四面有孔，中間立着一頭豬。一隻有絞絲把柄的提籃，籃底上部有小圓孔。此外還有零星小品多件，都是屬於明器一類。不過由此證明了太康時代的磁器是這樣的。本來漓渚方面的出土，皆器也很多。往往器皿與壙磚都分散了，無從證明其確實的時代，祇說是晉器而已，此則太康二年壙磚尚在，且能指出壙地，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了。壙地在吳塔村，離此有三里路，擬下次來時，前去攝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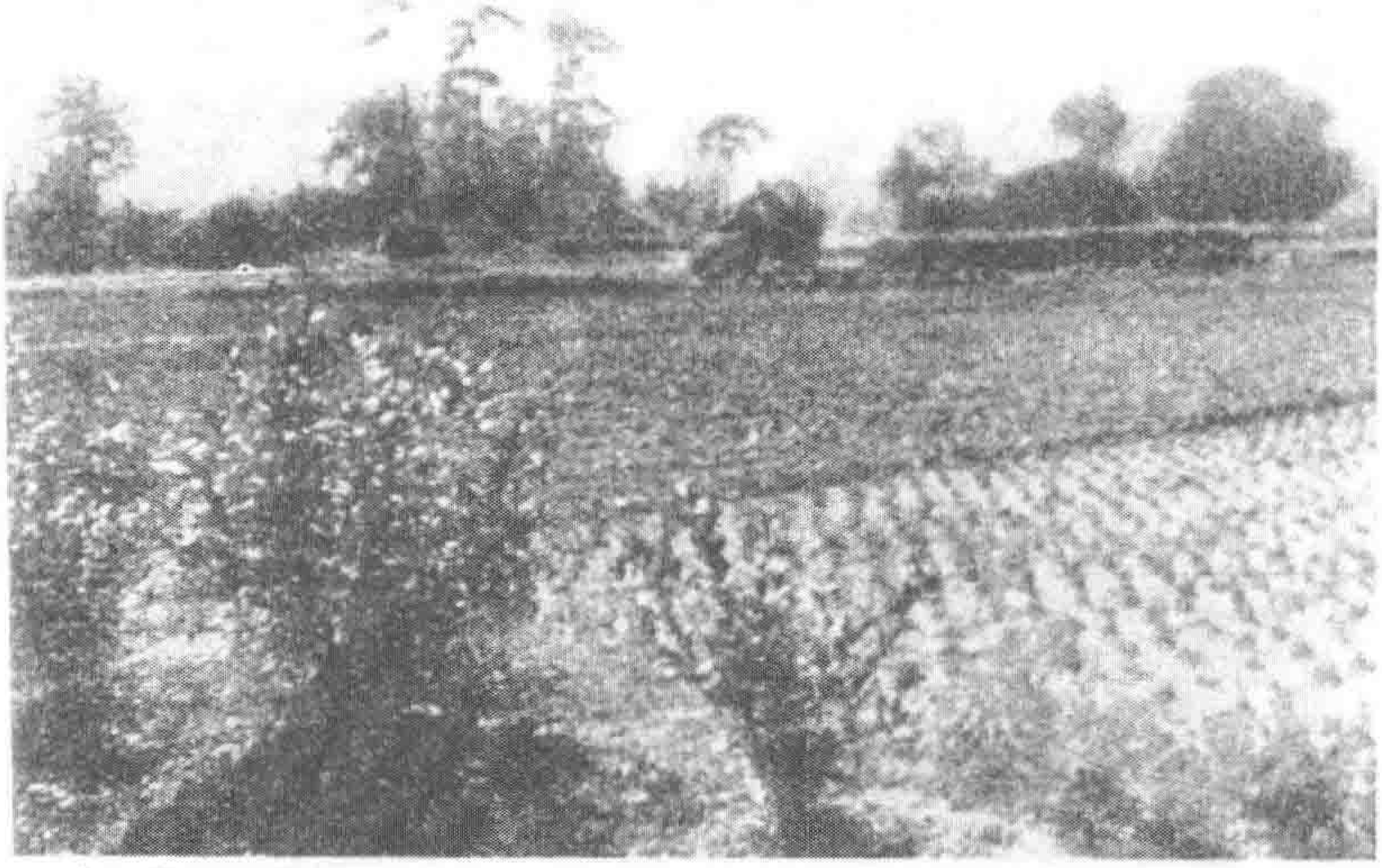
太康壙所

近來項里出土東西很不少，可惜都四散了。我總覺得對於地下古物的發掘與保存，是一個複雜而又最感困難的問題。文告的禁止發掘，是無補於事實的，因為大利所在，實非一紙公文書可以發生什麼效力！何況山裏，處處地方，他們都可以在夜間私自偷掘，有什麼方法可以取締！已經掘得的古物，固然不能明目張胆地出賣，然而偷偷摸摸帶到外邊來，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干涉！所以我個人對於這件事情，似乎不易得到一個最適當的辦法。如何可以任得這些出土的古物，不致於散失，同時可以由地方或政府機關保存起來，可以說是難之又難了。不過如其政

府不能去發掘，學術機關又沒法去發掘，與其這樣四散了，還給一般市儈做了好買賣，那末還以嚴禁爲是。看好了這許多物品以後，時間已近十二點，大家趕回船裏，出發迪埠。

煮熟好的新鮮菱，就權當了一餐午飯。

到迪埠去的目的，是在一看出現黃龍磚壙的情形，并且希望在那里能彀見到一點破碎的磁片，來明證那一個時代的產物，然而結果很失望。因爲壙的上方有坟墓，怕會倒坍下去，所以把磚壙填塞了。并且據說壙裏並無古物，由此要想尋覓一點碎磁片的期望，也就不能達到。壙在村後半山脚下，尚有遺留殘磚整塊的已經難得，阿狗曾得四十方，云有數塊頗精，一時不肯單獨出讓。



古城途中

由此走到一小村去，約有兩里路，見着最近出土之壺碗小盞等約有二十件，俱係粗貨，而鄉下人一開口就是四百塊，不能分拆。現在地頭上，動輒是幾十幾百，這是受到幾面銅鏡的關係。其中已有人吃着苦頭，眼看最近之將來，有人賺錢，亦就有人上吊，可以斷言。

回到船上，跟阿狗閒談。（儈佗在另一船）他在黃龍壙前檢得一塊碎片，居然上有文字三四，可謂此行最大之收穫。我則看到太康壙裏所出土的古物，獲益實非淺鮮。儈佗購得小品數件，僅資點綴而已。

三時到柯橋，儈佗往紹興，阿狗回蕭山，我仍當日返杭。

十月二十日早起渡江，儈佗已先在，并且遇見了謝君，他去雄山看地，就同坐七點鐘的車往柯橋。

到了那里，先在一家茶館樓上小坐，雇好了划船，買停當了一點東西，就下船出發，同去的是得森，雙喜及甘杜。

船向西南經過湖塘，再折入小港，計程十五里到古城。雙喜找到了一位姓朱的地頭人，他就可以領吾們去看王叔文夫人的古墓。

雙喜造了我是來相看坟地的一個假託，於是我在去的時候，路上雖是有人問起古物，竟是掉頭不願地說來看地的，想起來眞是好笑。

古城附近竹林極多，不要說雲棲這一點算不了什麼，就連武康道上的竹徑也比不上古城那末茂密。兩旁邊都是竹林，中間砌一石道。我在這一段石路上，默默地走着，似乎很多感慨，然而我却不願意以此情懷，來損害到我今天訪古的興趣。

離古城村約有兩里路，就到了山裏。王叔文夫人的墓地面積，彷彿並不甚寬闊，墓磚散在附近，磚的質地，遠不若黃龍太康那樣堅結，就是從氣息上說，也似乎晉磚來得古樸些，倒底離漢不遠，還有漢磚的一點味兒，唐磚就沒有這種氣息了。我在此處竟十足做出看地的樣子，雙喜呢，還要老太爺長，老太爺短說種種鬼話，本來拆穿了西洋鏡說，還不是人騙人呢。後來我問了一點當時墓裏所出土的一些古物底情形，可惜不能說出怎樣的排法，因爲他們當然是不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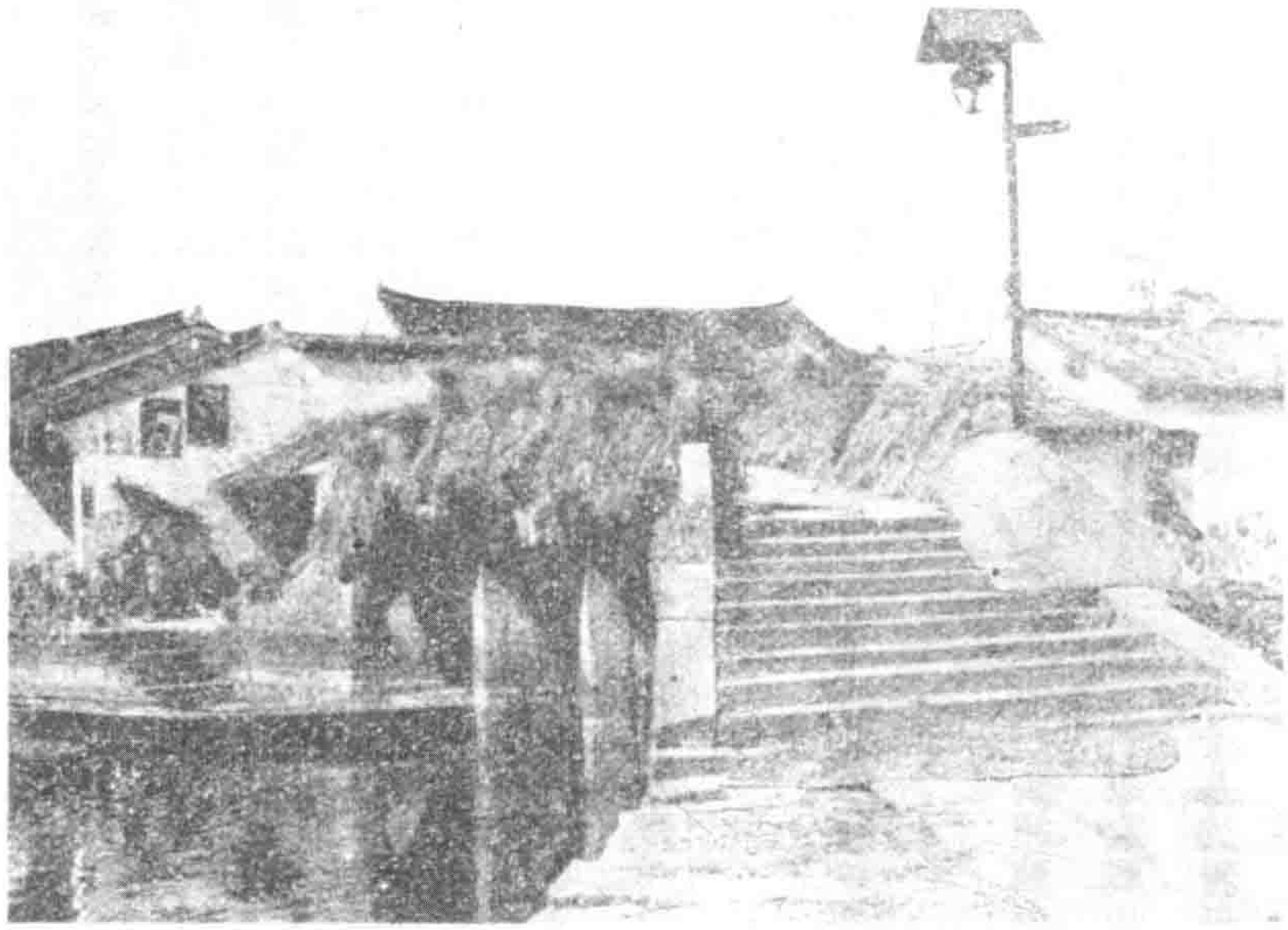


王叔文夫人之墓

回到古城村，在一家人家裏看到幾塊最近出土的晉磚，可是年號已經模糊了，同時出土的有蝦蟆水池一，詢之沒有價值，隨即退出。近來蝦蟆水池之出土頗多，先時我以爲是唐代的物件，此刻才曉得也是晉器。原來岳珂的桯史裏面，也提到晉征虜將軍墓裏所出土的一個像硯滴樣底小瓶，說是背作蝦蟆形，製甚古樸云。可見此種制作，實爲晉代一時風尚使然，不過究竟作何用途，爲什麼晉代的壙裏有此明器，似亦一值得研究之問題。

離古城到湖塘小停，預備在此午飯，先由得森介紹一家小茶店，可是門前左右各有一廁所，蒼蠅還是很多，我同僧佗說，吾們還是另找一處罷，就在七尺廟前一家茶店裏坐下。僧佗他們從柯橋買來的醉蟹凍肉等等很不錯，飯由船上燒來一鍋新米飯，熱氣騰騰，

在這一種生活裏面，確實是別有風味。我則依然麵包兩枚，燒了一鍋新鮮菱，亦復自得其樂，興趣極濃。


湖塘七尺廟前

此處所謂湖塘，就是有名的鑑湖，釀酒以此處爲最。市鎮在湖的一岸，對岸都是山，風景眞是好極了。七尺廟的來歷，我從記上看來，曉得在宋朝的時候，掘出一段七尺長的人骨，當時不敢驚動牠，自然也沒有一位人類學家來研究這一段七尺長的人骨，因此仍舊埋在土裏，就在那裏塑起一尊神像，廟祀起來，就叫做七尺廟。後來竟有人傳說這是防風氏的骨，我想此刻研究民間傳說的人們，不妨來考查一下。

此處湖塘長距約有十里，所以有「十里湖塘七尺廟」之說。湖塘的水，清澈可愛，一葉小舟盪漾其間，眞是神仙生活。假使兩傍湖岸，稍稍開拓一下，着實可以吸引一點游客，不過根本一句話，紹興的毛廁要是沒辦法，那末什麼優秀的風景，都要被它破壞了。所以要建築成功一風景區域，第一件事幾要拆除毛廁。

然而紹興人之於毛廁，不啻是第二生命，有人要去拆除，勢非拚命不可，其實利之所在，以合作社之方式而維持他們私有的產權，也未始不可以設法改革的，就是有沒有人肯出來跟紹興的廁所奮鬥，這是一個先決問題。

離湖塘又十五里往吳塔，由雙喜找來一人引導，去看發見太康磚的古壙。壙已塡塞，但殘磚頗多，有僅存太康二字的，有則梁國何尙作字樣，尙能見到。此處所出土之古物不少，惜已散失，據我所知道的就是現存項里的幾件的確從這個壙裏掘出的，此外都是不過一種傳說，似乎不能憑信。

一切都看過了，回到船裏已近三點。經由項里，銅山，到柯橋，會佗

諸人上岸去我則獨自一人坐船往安昌。過華舍，已上燈時間。到安昌正七點。喜晤所中諸人，兩小時枯寂的生活，至此復活躍起來。飯後與同人暢談所務，見到一個不到三個月的小小機關，充滿着蓬蓬勃勃的朝氣，一天的疲勞與辛苦，竟爲此興奮的情緒所克服，一點也不瞌睡，不感到絲毫的倦怠，這是歡慰到了極點的關係罷。

十一月一日約定僧佗趁七點鐘車往柯橋轉舟山，正要出門，忽下雨，祇好中止。不到半小時，雨又停了，急急趕到平海路，僧佗同馥保已去三廊廟，隨往江邊渡江，到車站已七點四十分，找他們不到，想已趁七時三十分的慢車去紹興，我就搭七時五十五分的快車追上去。

及至上車以後，反而轉念到他們也許仍往柯橋的罷，然而快車是直達的，祇能到了紹興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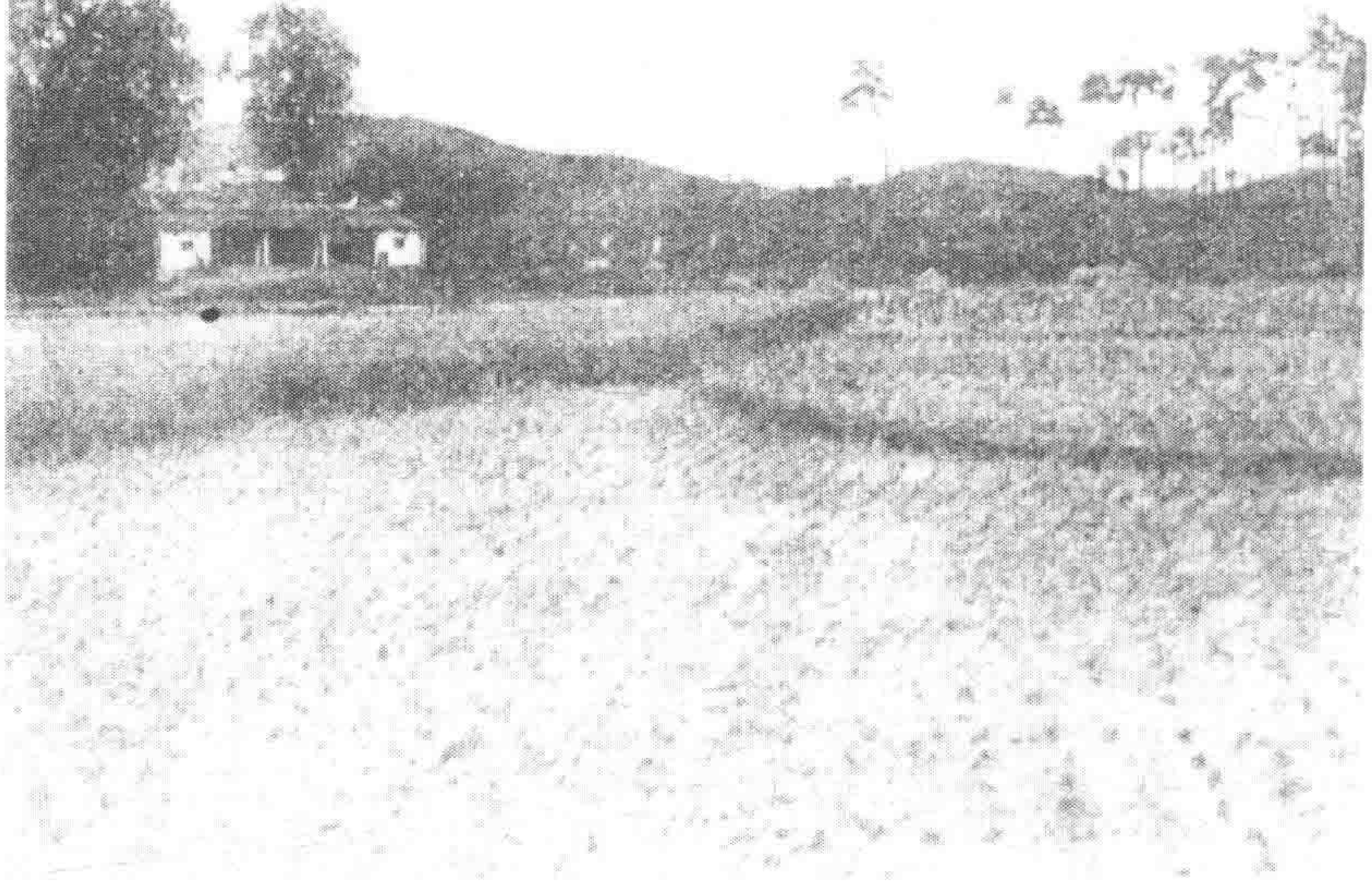
過阮社，快車越慢車而前，然而看不到他們。到紹興雇車往火珠巷見着箕裘，擬回到柯橋罷，又恐怕他們來紹興相左，最後決定索性與箕裘先生探尋離渚附近古窰基，放着舟山的事隨後再去，亦是一辦法。

同箕裘出偏門，雇一小船出發，約十五里到蔣家池塘上岸去找地頭人某甲因幫工割稻忙，下田去了，僅能在附近看到

湖塘風景



幾處挖掘過的古壙。據說窰基在蛇頭山，離此尙有四五里，然非某甲不能知其所在，那就祇能再約日期。



古窰庵遠望

由蔣家池塘往阮港，先經過桃源村，今年各地豐收，所以農村氣象極好。阮港村外有古窰庵，吾們的目的就在這古窰二字，因爲有了古窰庵，自然古窰的窰基，當能尋到了。及至其處，庵後似有一小丘，碑記上載明嘉靖年間就蘭山古窰基建祠，因名古窰庵。是庵的地方就是古窰基了。可是吾們四處尋覓磚片，不能得，僅有殘破之合鉢小塊，當然就可以證明窰基卽在附近，而磚片却未能發見，就不能確知此處的出品，究作何式樣與色澤也。

庵的對面據說曾有所謂吹釉的物品掘得，幷且數量尙多。箕裘疑係燒好物品堆積之處，我以未見當時發掘情形，不能妄加臆斷。細檢此

古窰庵



處，亦無遺留殘片。後於農家見到殘破小罏一具，即往歲灰灶頭所

出土之物品，如其此處古窰的產物，正是那一些的話，不是一個很重要的發見麽？可惜得不到一點證明，不過我終以爲古窰庵的所在，定是當時的窰基，假使能在庵的附近，有所發掘，或者可以解答我這一個悶葫蘆。



赤烏壙中各器物

後由某甲的領導，坐了轎子到大嶺頭下面所謂窰基墩頭，那邊去看一看情形，結果僅僅一個土堆，宛然我去年到吳興城外訪問蜀山古窰的情形一樣。

其時雨又下起來了，仍回阮港過嶺，往離渚，一路上爲風雨所襲，衣履盡濕。

到離渚後，仍去張宅，晤見熟友多人，閒談項里舟山一帶出土情形，約一小時，即回船進城，已過七點。



赤烏壙

今日一天訪古，所知道的有兩事，一爲蛇頭山有破碎片極多，想

來是一個窰基;二是古窰庵的地方,確有窰基,惜乎未能發見破片,終算兩件事都是有了一點綫索,並不能說有收穫。

到龍山晤見俞佗馥保,俞佗在柯橋等我甚久,舟山因之未去,馥保則去了一趟項里。

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午前到紹興縣政府,晤見培心縣長,出示赤烏壙裏所發見而送縣保受的古物多種。內有形若筆筒樣子的兩件,一般人所通稱為鬼灶一件,人面洗四隻,小壺及蝦蟆水池各一件,均完整,俗稱之痰盂尊一口,部已損壞,三脚盤一,已不全。各件釉水均作黃色,多剝落。破尊上有蓆紋一圈,作青色,底部凹陷,這與黃龍塘裏所發見的大致相同。蝦蟆水池有小立口,不過沒有劃花。這是孫吳時代的產物,大概跟西晉前期相一致,因為時期是相差無幾的,並且在寶鼎鳳凰天冊天紀等十餘年間,已經是晉的泰始咸寧年代了。

飯後,同箕裘出偏門,坐小船往南池。在區署裏晤見了朱華北鄉的鄉長徐君,就決定了坐轎去木柵之鎖龍橋,小船在那里等候。

南池去鎖龍橋約有十里,中間經過坡塘等幾個村落,古壙即在鎖龍橋西峯山下,據說是在四號那天由農民挖掘黃土栽植松秧而偶然發見的。

壙深約二丈,寬約丈餘,由壙口懸梯而下。壙磚有赤烏十二年造字樣,磚的一頭,並有一華字。鄰近尚有一古壙,壙磚有鐘學官三字,壙裏有內外兩部分,尚有一小壙,所有陶器,據說即在此處發見云。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
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M.M.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 法租界外灘九號

電話 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天台遊記

胡行之

一 從奉化到天台

天台爲浙省東南主峯，形勢；峻，西南接括蒼雁蕩，西北接四明金華，赤城霞標，佛國勝地，自昔劉阮入山採藥，傳爲佳話，迄今信仰佛敎者，亦多瞻謁叢林，頂禮參拜，我雖不是一個佛弟子，亦久有台遊之想，藉擴胸襟而結名山勝緣，春日回里，適有族人之邀，遂得達此目的，也算是償我的一個宿願。

四月七日晨六時，我和大兄畏，從葛溪舅氏家雇人力車出發，八時抵奉城，赴育嬰所晤族人次乾先生。九時往汽車站，復會合次乾夫人，周君及青蓮寺方丈松增和尚，一起六人。九時十分車開，至江口換車，達溪口，轉至新昌拔茅休息。

從溪口到拔茅的公路，是奉新路，這是我第一次乘坐。這奉新路是打從山坳中馳驅，公路完全闢自山麓，有時兩山相夾，中爲險澗，汽車盤旋而行，一不小心，頗覺危殆。

奉新以剡界嶺爲界，自剡界嶺以下，即爲新昌。一路山多墾闢爲農藝區，或植果木，或種菸葉，或樹茶，或藝麥，此因人多田少，所以不得不從山地着想。把一座座的山，都弄得千層餅般的，一方一方劃種五穀，雖然也有幾處是仍爲森林，但地土較佳的處所，是莫不當做農田看待，於以知這種地方人民的勤謹，但也是由於地理環境，其耐勞儉樸的精神，便不言可知了。

車過西山時，見山頂如盤，到處藝着農作物，而且土已顯著赤色，上面有紅的桃花怒放，相互輝映，眞不啻如入桃源境界。除桃樹外，麥浪青青，茶色褐綠，又顯出一片翠鬱，我覺得這樣的山景，是難得碰到的。

十二時車抵拔茅，原打算十二時卅分車到天台去的，不料遊客甚多，遷移復遷移，直等到二時卅分方擠上一車而開行。

經過奉新路，自以爲這山中車行，已經是難得趁了，孰知從新昌到天台去的一段公路，更爲險惡。其中尤以會墅嶺之車路，覺得奇觀。崇山峻嶺，不能直上，即在一箭之地，打了一個大灣，成爲一大S形，人在車上，俯瞰山景，猶如坐飛機而下望八達嶺，煞是雄峻。過會墅嶺，關嶺（爲新昌與天台分界處）橫渡橋，汽車曲折盤旋而下，蓋已由高處而再下降，天台縣城，是落在四山圈中，眞是一個山城。

車至大埠頭，忽因螺絲寬鬆，而不能前進，即在大埠頭車站拋起錨來了。據說這汽車還是新買的，可知爬山的汽車要比走平地來得厲害的多。

抛錨一小時多，總算來了輛救濟車，才把牠修理好再開車前進。預定三時多些可到天台縣城，直至四時餘方始到天台西門車站。

那時有從上方廣寺來接的山轎，等在那裏，因爲轎只四把，我卽挈畏兒另雇一輛人力車前行。以天已晚，不能上達方廣，卽在國清寺留宿。

這一天從奉化到天台，路已經過不少盤旋曲折，爬過許多的山嶺，乃到赤城境界，我卽賦一詩以紀之：

幾經曲折到天台，　無數峯巒伏又開；
一日車行三百里，　始知雲路隔塵埃。

二　國清寺

天台叢林，其著名者有方廣，華頂，萬年，國清。其實方廣雖有名，而範圍不大，華頂萬年均被燬於火，迄未完全恢復，而近時之最完整者，則首推國清。

國清方丈神通廣大，多與黨國要人相雅知。凡遊天台者，無不先抵國清，而以國清爲行轅，因是香火因緣亦盛。寺內建築都極整齊，新築迎塔樓一座，專爲招待賓客之所。裏面設備都現代化，我的畏兒說，這好像是一所旅館，的確不錯啊！

國清外面未抵寺前，先有一座八級寶塔，全用磚瓦砌成，玲瓏挹秀，較雷峯爲瘦，而較保俶爲雄。由佛家相傳是十八羅漢所造，這原不是可信的話，但因天台爲佛地，且云是羅漢的守眞之處，便有這樣的神話流傳下來了。

寺前雙澗縈流，五峯聳翠，本爲天台勝景之一，現恰全爲國清點綴似的。山門外大樹合抱，由雙澗會合而成一大溪，流圍環其前，山峯壁立，雄巍崇峨，頗有杭州靈隱景象。所差者其山峯與其他諸山相連，沒有一個飛來峯能了。

寺門右側有放生池，池旁新建一亭，圍池皆有通路，景物清幽，豎有「魚樂國」石碑，亦頗近清漣觀魚之玉泉。但無五色魚，而未能引起游人的欣賞。

寺內有各種佛堂，範圍頗大，據說最靈顯者，則爲伽藍殿。伽藍殿並不大，但香火最盛，每晚到此求夢者達數百，卽此而可推知。

伽藍殿前有古梅一株，爲隋代所遺，四周圍以木架，壁間鑿有「隋梅」二字，以爲紀念。老幹橫柯，但新葉極嫩，雅有老大而轉青春之象。這伽藍殿之顯，到底是菩薩的靈，還是古梅的精神所託？我們遊者，倒有些在此而不在彼之感，梅之瑞，也可以說是梅之神啊！

迎塔樓爲西式樓房一幢，這三字爲蔡孑民先生所書。樓上懸有近時黨國名人名畫，大約皆係遊天台時所作，不但是「天下名山僧占多，」而且翰墨因緣，亦皆與僧寺相結，我眞有些羨慕出家人的清福。

我們六人，有老僧，有小孩，有夫婦，有父子，人雖不多，而頗多變化，國清一宿，也是難得

機緣。

天台本重清規，從前向有「萬年屋宇國清規矩，華頂齋水」之稱，現今和尚的規矩如何，非我們所知道，但迎塔樓中麻雀牌聲通宵達旦，以內地旅館尚不能有此，而在寺中可以如是，是已十分現代化而不能像從前的清寂了。

或者說，若不如此，便有妨礙香火的發達，則我欲無言。

寺外立有「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碑石，我為足成一絕如下：

五峯雙澗擅清幽，寶塔長松暎佛樓；
色相莊嚴眞勝地，一行到此水西流。

三　到上方廣

為慕名山不計忙，非僧非法亦非狂；
松濤卌里應鳴壑，一路聽泉到上方。

這為我到上方廣後所作的一首詩。

從天台山脚到上方廣，是要走四十五里的山路。這四十五里路的山景，自然有很多可寫，但最感到清澈者為山旁奔壑的泉聲，和山上的松風，可是山高風大，松風也變做濤聲，於是壑的流，松的吹，一響一和，都幷作泉聲了，所以有「一路聽泉」之句。

八日晨從國清起雇山轎而上，即是鳥道石徑，層層高峻，其間以金雞嶺一段，最為壁立。那時我卽下轎與次乾，周君徒步而行，小兒畏年雖九齡（實足七歲）倒也能舉步相隨，不覺吃力。

過金雞嶺到石塔頭，已十時許。石塔頭有隋天台宗開山祖師智者大師塔，由松增老和尚領導，相偕而至該處游覽。寺外有唐碑一，為唐元和□年建，文之題目為：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幷序

梁肅撰　徐放書

碑文清楚，書法遒秀，惜因時匆促，未鈔錄其全文。寺內卽以大師塔為神座，旁有一室，行者打坐，四旁懸有日人字畫幷影片，想在前有日僧在此修道。天台宗本為法華宗，日人信仰者極多，故有流傳至於日本。

十二時抵龍王堂，該處為天台山要道，一通華頂，一上方廣，一往萬年，均在此分界。

龍王堂居戶雖不多，以其通路要道，故形成為一小鎮。上山者都在此休憩，隨便進餐。我們以時已中午，飢腸轆轆，乃在一所小飯店，據案而坐，先進番茄角黍，後喝黃酒，再啖炒麵，方才把餓腹裝飽。這時轎夫也都喝酒的喝酒，吃點心的吃點心，杯盤狼籍，足足費了一小時，權當做山行的補劑。

現在龍王堂正在建築招待所，以為游客的休憩地。將來落成之後，當更能舒服一些吧。

自王龍堂再上十五里，卽達方廣。

天台山峯林立，起伏迴旋，猶如連珠。山徑蜿蜒，曲折而上，峭處如壁，乘轎者上時頭為之倒垂，下時足為之懸下，加之澗流淙淙不絕，頗可寒心。好在天台轎夫，都是經過長時期的訓練，所以都能勝任愉快，如他處平地

之轎夫，必不能擔當得起這責任。可是罪過，阿彌陀佛，我們空手走去，猶覺氣喘力乏，他們還要扛抬而行，這是多麽對不起啊！在人道主義的立場，這是萬分的不應該；可是沒有科學利器替代以前，這是不得已的。

方廣分爲上中下三所，我們的目的地爲上方廣寺。到上方廣已二時有餘，稍息游覽各處，迨晚回宿於是。

四　石梁與銅壺

天台的唯一勝景，卽爲石梁。古今來不知游歷過的多少人，題詠過的也不知有多少。石梁位於中方廣之前，在萬山重疊中，突有這一條如鎖般梁棟橫貫其間，下面飛瀑奔流，的是奇觀。

在石梁之上，有兩澗分流而下，匯於一處，經五折而流至石梁，故氣勢更爲雄壯，有人謂「龍湫無此壯，雪竇失其雄」，確是實景。

這石梁長約二三丈，厚可五六尺，但其梁面，廣處二尺，狹處只有尺許，且在起首一端，稍有彎曲，所以游客大多是不能履行的。在其另一端，置有一佛龕，小和尙每晚過往燃香，令人驚駭。我們游該處時，適另有一女客，亦從容過往禮拜，其膽量不可謂不壯。以如此狹的梁面，其下飛瀑滾雪，響聲如雷，怎能不爲之震驚呢？

我們從中方廣而出，沿山行而下往石梁之脚。仰視石梁高懸，賽如龍舌相挽，故有傳爲觀音把龍舌結合而現化之說。瀑布下注成潭，懸崖壁立千仞，六月寒生，四時雷響。在石梁之前面，刻有「萬山關鍵」及「攜手弄雲烟」等詞句。

其他各處，如康有爲屈映光等名人題刻也極多，但往古遺刻，渺不一見，難道這裏以前是沒有什麽人鐫刊嗎？

從石梁下面而到下方廣寺，再由下方廣而回到上方廣時，已傍晚了。

九日晨起，七時半出發游銅壺。路雖七八里，但因逼仄難行，達目的地需時一句鐘而有餘。經板橋抵茅亭小憩。茅亭之前，卽爲銅臺滴漏。

所謂銅臺，形景逼似，石岩成匣形，從上澗匯流而至匣處衝出，像賽一個壺嘴，下成龍湫，日夜從銅臺滴下，故名之爲銅臺滴漏。實際這也不過是一個瀑布，不過他處瀑布，在流下處並無成臺形，此其所以異者。

我當時因形景所感，因卽口成五絕一首：

上視銅臺狀，　下觀滴漏容；
川流常不息，　萬古一時鐘。

在銅臺滴漏之下，又有龍遊澗與水珠簾。

所謂龍遊澗者，卽是一方懸岩中有如龍遊過的一條裂罅，但可惜其裂痕並無多長，且未到脚，並沒有多大奇觀。在龍遊澗之旁，有一瀑布，名爲水珠簾。這瀑布卽是從銅壺而來，到此發散流下。遠望眞好似一幅珠簾，如雪珠，如飛沫奔流而下。正因其岩石並不是壁峭，先經斜度而後直立，故其泉流亦顯曲折。斜處之瀑，頓起波暈，一面面的成爲三

角形的瀑痕，像巾帛般的拖洗而下，葉葉飛舞，煞是美觀。惟大體似一珠簾，隨風飄盪，琤琤作響，聽之如銀鈴，望之如碎錦，日光返照，更爲綺麗。

我們坐在竹山中，遠望飛瀑，眞有出世之概。

從水珠簾看後，再回抵茅亭飲茗，泉水清列，香入肺腑。緩步而回至上方廣，已十時半了。

到方廣作假寐，遽朦朧入夢，驚游石梁之險，醒後爲題一絕於日記中：

萬叠關山貫石梁，不因神女夢高唐。
禪心賽似天橋險，莫使人間枉斷腸。

五　拜經臺

智者拜經處，天台第一峯，
終年寒霧發，經日白雲封。
大脈三支遠，諸山萬八重。
最高開極樂，到此識南宗。

天台之最高處爲拜經臺。我們於上方廣午膳後，二時往華頂，拜經臺在華頂寺之右，以天尙早，即先往遊該處。

拜經臺立有二碑，一爲「隋智者大師拜經處」，一爲「天台第一峯」，是拜經臺之著名，一在其高，一爲智者大師修道處。二者固都是天台得名的要素，故凡遊天台者，莫不一至該處。一以覘天台的高峯，一以禮謁智者大師的遺蹟。

拜經臺在萬山之中，爲獨立主峯，四圍峯巒，好似萬馬奔騰，羣赴腋下，立於頂上，天風迴盪，胸襟大開，俗慮爲之頓消。

從拜經臺，分三大支，一支向東，一支向南，一支向北。由西南而接括蒼雁蕩，由西北而接四明金華，東而奔入於海。

山峯突兀，雄峻非凡，像一匹匹的駱駝，一起一伏，蹺聚其間。我從沒有登上這樣的高山，此時眼接者皆爲峻嶺與奇峯，覺得一般都是偉大的所在，小巧玲瓏，偏狹逼窄的觀念，都不期然而逃去，我不禁要喊出『偉大啊天台！崇高啊天台！』之語，很希望弄小聰明，懷偏窄的心地的人，到此來領略領略，或者也會改變些吧。

山上有古寺一，四圍築以高牆，屋在牆內，滿堆鉛版，以避風之襲擊。寺外新建智者大師降魔塔一座，傳說昔由大師築此塔以鎭壓蝦蟆精，迄今一脚在塔，一脚伸出東海，但未能逃去以惹禍，故今爲之重修。

由拜經臺而抵華頂寺，時已四時。自華頂至拜經臺一帶周圍，有娑羅樹，夏初開花，色白或粉紅，芬香異常，僧衆稱此樹爲樹王，據云不能下山，下山即死，甚稱奇異。可惜我們遊時，尙未着花，否則當可領略一番。其樹葉大而下垂，聞花大如繡球，因未開，特攜取一株，以備試植，或爲標本，權作遊天台的紀念。

華頂附近茅篷極多，可分東路與西路兩處。

東路以藥師菴與太白讀書堂爲較大，西路以彌陀寺爲較著。

所稱爲茅篷者，多在山坳僻處，建立小屋，上蓋以茅厚至數層，橫壓以木，復以繩索貫穿，繫之於椽，不致爲風所吹。大者五楹，小者三間，近亦有髹漆華麗而以鉛版玻璃等爲之飾者。

天台高而清寂，禪家修道，確最相宜，而尤以小茅篷之養心念佛得可參悟，我以爲出家人正當尋此靜地，眞心修養，否則趨熱鬧，想繁華，在大都市中混跡參禪，其爲野狐禪，可無疑矣。

彌陀寺中有一長老，名靜慧，年已九十有二，爲天台山中之最年長的老僧，凡佛徒參謁，莫不頂禮有加。他年雖大，但體甚健，當也是清靜寡欲之所致。

我對茅篷，亦曾賦有一詩：

白雲深處多茅篷， 一佛一僧一世界；
旁人莫笑道者癡， 幾輩能償淸淨債？

六　華頂寺

華頂寺範圍極廣，惜因被火，把莊嚴的佛地，都燒得精光。今賴方丈與慈暨監院授松和尚之力，業已大部恢復，但大雄寶殿及方丈殿等還未築成，聞已費金二十餘萬，將來各處修成，當尙費此數，僧界的魄力亦可稱浩大了。

現華頂所築成者，俱爲一式洋房，係走馬樓式的建造，可作佛堂，可作住舍，大部則爲招待遊客及香客，以冀先有人的安居之所，俾得募化香金，再造佛殿，這盤計劃，倒也打得不錯。

因華頂在天台之頂，地位甚高，所以建築很是吃力，即就運費一項，在原料價格之上，聞一條大的木材，總需百餘元，一片定製的瓦，到運上山頂爲止，要需費乙元，這樣計算，即可推想其造屋之費了。

我們於九日晚，宿於華頂寺。

當晚由授松和尙的招待，有很豐盛的素饌，以享我們這一伴，雖看想我們爲大主客，一半却由於松增老和尙的緣故。

松增原在天台出家，當過上方廣的方丈，幷於華頂附近造有茅篷，在天台的僧寺中，是很有歷史與淸譽的。他這老和尙，德行頗好，極守淸規，算是一難得的比丘。所以在天台的僧衆，都很崇敬他，這次他爲我們作領導，處處地方，都是沾着他的光的。

華頂爲招待松增老和尙及我們遠來之客，所以饌肴極盛，在一餐之間，點心數道，中西雜陳，可惜是沒有酒，只以淸茶爲代，這於我以茶當酒，是第一次的碰到，但也經過幾巡，方始喫飯。華頂齋水是有名的，眞不虛傳了。

十日午餐，即由松增及我們出面，打一僧衆齋飯，以結勝緣。因華頂附近，茅篷極多，既到佛地，尤其爲有歷史的松增和尙，不得不和衆僧結緣，所以出資請華頂代辦，以齋客誼。

我們於午餐後，本擬即行下山，奈以與慈和尙適在講經，遂乘機帶便一聽。

佛教的教義，本是很高深的，講經是一樁不容易的工作。我在髫齡之時，曾在本鄉青蓮寺聽過一次經，但那時曉得什麽，只不過依人參加盛典而已。這次興慈和尚講經，所以也樂得去聽一聽。

興慈講的是佛涅槃六經，這天所講，爲大乘方廣總持經（隋天竺三藏毘尼多流支譯。）先由兩童僧接引興慈入座，入座之後，共先誦唸佛經一番，再由各聽衆，不論僧尼與居士，先後跪拜，這時講經的法師，已成功一個活菩薩了。——但我們並非佛教信徒，沒有禮拜，一笑。

參拜既畢，戒尺一聲，即行開講。是時聽者二百人，全堂肅靜，鴉鵲無聲，羣在昂頭聽他說法。可是沒有數分鐘，頗有幾多聽衆，如爲他所催眠，皆打瞌睡，不時的在點頭，這到底是因生公說法而頑石點頭吧？還是莫名其所以而入睡鄉呢？我也有些疑惑起來了。

平心說，講經不是容易，而聽者尤須程度，若把一無所知的會於一堂，徒在照書講解，這有什麽多大意義呢？

聽經完畢（二小時，）我挈畏兒及次乾先生，即行雇筍輿下山。但住天台兩日，也算得清閑一回，不可無詩，即賦五律一首以記之：

兩日天台住，　遨遊緣不慳。
龍泉噴萬壑，　鳥徑界千山。
翠壁雲如蓋，　華巔月可攀；
攜兒同到此，　難得一清閑。

七　入天台城

從華頂下山，經十五里而至龍王堂。這路新修得很闊，是華頂寺所做的功德。

由龍王堂而下，直至國清，這三十里路是和起先來的時同一徑途。滿山栽有松秧，聞是天台縣政府所植的，倒也難得。

二時啓程下山，抵天台城，已六時餘，

我們覓得一所天台旅館，旅館雖不大，倒頗潔淨。門外有一匾，叫做「巖園別構」一進門，是一個小小的庭院，有一株大桂樹，顯出幽靜境界。

客廳裏面的兩壁，懸有兩幅大墨梅，中挂一聯，句子是：

天下一家，　蕭齋合置高人榻；
台山萬丈，　大道頻來長者車。

做得頗是允當。我們安置了行李，既有了宿所，次之所急應解決的，爲吃飯問題。聞天台麥餅頗有名，我們就想以麥餅充饑。

先由侍者領導，介紹到一所小飯店去，順路爲觀光起見，特巡行台城一周。

只見台城裏面的民居，都很不錯，一帶崇垣高宇，屋舍巍峨，我們由侍者引導去觀覽時，且見屋主殷勤招呼，不但不覺惹厭，反顯出他的誠意，這比其他各地大異，就可見天台是山鄉，而爲極醇樸的民族，是不言可知了。

道路寬廣，且都清潔，新生活運動也極注意。

進了小飯店，是一間幽黯的舊室，中間置一圓桌，上挂着一盞保險燈，其內卽爲廚灶之所在，有一少女一少婦招待客人，并造作麥餅。

據云這家小店在台城是頗出名的。麥餅中嵌雞子及猪肉，是最講究的吃法。我們沽酒一壺，卽以麥餅爲膳而兼作飯，一邊談着，一邊吃着，在這樣一個山城裏，到這樣一所小店來吃麥餅，也是很難得的機會。

吃了麥餅，蹀躞而囘，我因連日匆忙，鬢已滿繞頰顋，便偷閑到理髮店去修容。囘抵寓所，已九時餘了。

從遊天台以來，無日不是緊張。每天早晨六時起床，直至晚十時方睡。但在睡時，又不能好好兒地入夢，宿國清迎塔樓，間壁房內作竹城之遊，通宵達旦，牌聲劈拍不絕；宿方廣及華頂，則因近佛殿，大做其佛事，木魚鐘磬及阿彌陀佛唸經之聲，又早晚不休，豫想今晚必能佳睡，不料入得門來，在客廳內又有方城之戲，我們房間，通在客廳之旁，於是又要擾人清夢了。

好在疲倦敵得過打擾，不久便朦朧入黑甜鄉，一覺醒來，已東方大白。

八　石佛寺

這次天台之遊，所引爲遺憾者，因時間不夠，未至萬年寺一觀光，及到赤城山一遊。

但在國淸囘至天台縣城的一段途中，遠望着一座赤城山，孤立高聳，且見山上一塔，矗立如一美人，頗覺雅勝。據云其下有一大洞，除建造房舍一進外，尙空數丈之地，其大可知。我們只有凝望以充飢，他日有暇，再來一遊，姑留此以爲未盡地步，我覺得任何事物，當有一餘地，否則看盡了，做盡了，反覺乏味，我想雖沒有遊赤城山爲一恨事，而這樣一想，倒反愉快了。

十一日晨六時起牀後，卽乘汽車與赤城作別。

汽車仍須經關嶺，會墅嶺而囘抵拔茅。憶先時因山行曲折，汽車之行，須兜大圈，其公路迴環，賽如寫着無數戛司（S），曾另有一詩，爲補錄如下：

一山峯過一山迎，卅路崎嶇本不平；
畫出幾多戛司字，方經峻嶺達台城。

這個景象，仍然現在目前。約九時半抵拔茅，經平水廟過斑竹，一路見赤土泥。其實赤城雖爲天台別稱，赤土則不止天台所有，新昌與天台及和奉化交界之處，都有赤泥。這種赤色泥，彌山撒野，遠望賽似紅雲，所以綵綽天台賦有「赤城霞起而建標」之句，因而把新昌之赤土掩蓋，而一般只知天台爲赤城了。

十時許，抵新昌西站。

我以新昌的大佛寺亦稱名勝，便以時間所及，順道一遊。

自西站到大佛寺，約爲十里。下車後，挈兒行過竹橋，卽爲新昌縣城。我與次乾各雇轎一乘，共赴寶相寺。

寶相寺，在南明山，昔稱隱岳洞，係在縣城之南，故須穿城而過，此時微雨霏霏，天容頓改，不若遊天台時之光明化日，差幸業已下山，亦不爲意。

出縣城，抵南明山麓，又須上嶺入坳，大抵寺多藏於名山，初不易爲外人所見。故清靜二字是禪家的特有。

嶺上有亭翼然，風景幽勝。卜嶺後，即望見寶相寺，但在寺外有二大放生池，馬路寬廣，即以爲堤，局面頗稱壯大。

徐徐入山，山前突起石峯，即所謂大佛的背景。近以此寺有大佛，衆只知道大佛寺，而不悉其原稱爲寶相寺了。寺門外一亭，建有二石碑，一爲「南明山」，撫米南宮字，一爲「天柱屹然，」傳舊朱紫陽書。

十時半抵寺中，覺腹已餓，即各以麥餅及豆乳充飢。

少食後，細覽各處，仰見殿內大佛，確爲雄巍，高約五丈，大可三丈，其手掌相疊之胸前，寬能置一八仙桌，手上股上，各可立人，誠南方之大佛也。惟聞北方眞定有一大佛，高可八丈，那末這大佛又等而下之了。

佛本石製，現全塗飾以金，乃爲猶太哈同所出貲者。依碑記，在石佛爲梁天監十二年所鑿，寺敕建於晉，是到今已有千四百餘年，可說有悠久的歷史了。我在此曾作有一詩，不妨直記如下：

翠壁天開石亦仙，　莊嚴大佛坐青蓮；
金身自落人間世，　香火因緣千四年。

爲紀實之作。

石峯如天柱般的屹立着，石佛即在陰面刻成，而大雄寶殿即依山隨石而造，層層高築，計分四疊，最上名曰「逍遙樓，」殿則內向，和別處之向外者不同。

在寺旁之左側，別有幽徑，可通「新社。」這新社爲張暄初（載陽）先生所建，爲一別墅式的房舍，花木亭閣，頗稱幽勝，是暑間納涼的佳處。

遊大佛寺後，從汽車路回抵新昌北站，即與次乾作別，他回奉化，我和畏兄却往武林來了。

九　回杭道中

十二時零六分從北站開車，未歲另換蕭紹嵊公司的車，以便直駛江邊。

中間所經過的都是原野，不再像新台一路之多崇山峻嶺，氣象爲之一新。從新昌到曹娥的一段公路，我也是第一次趁。其中所經過的，以嵊縣，章家埠，蒿壩等站爲最大。嵊縣我雖沒有下車，但望見人煙稠密，商務發達：是一個熱鬧的城市，較之新昌天台，要景氣得多了。

車過嵊縣後，大雨如注，疾行原野中，好似一匹奔馬，眞令人有寂寞之感。

好在這時車中，碰見了一位中國旅行社的戴欲仁先生，相互談着旅行之趣，以慰岑寂，戴先生廣遊名山大川，體格甚健，興致甚豪，他談着遊華山的情狀，聞之心悸。可惜他

因往遊紹興，即在五雲下車，以致車中頓失良友，一時又歸寂寞。

四時餘車抵江邊，為着渡江的人很多，等了不少時光。渡江後，即雇人力車回抵西湖寓所，那時小別了西子，新增一番景象，令人一半兒興奮，一半兒惆悵。

西湖是我年來常住之所，在久住於這裏的時候，到也不覺得什麽，而且反有單調之感；但新從天台歸來，忽蒞此地，則便起一種不同印象，這印象是有說不出的美妙。

尤其車過斷橋，入裏西湖時，只見紅白相間的重瓣桃花，天豔發笑，翩躚起舞的長髮柳條，迎人飛媚，而平靜如鏡的西湖，這時雨後陽光重現，反照入鏡，好似千百條的金蛇，閃閃游動，這個美麗的景象，是不能以筆墨所可形容的。

秀麗的西子湖啊，我又重回到你的懷中了。

遊天台時好似老僧入定，而見了西子湖，又不免掀起凡念，環境移人的力量眞大！但我不能為了西子湖，而忘懷天台，我要有天台的崇高，也要像西子的活潑，這是我游了天台而回到杭州時的二重意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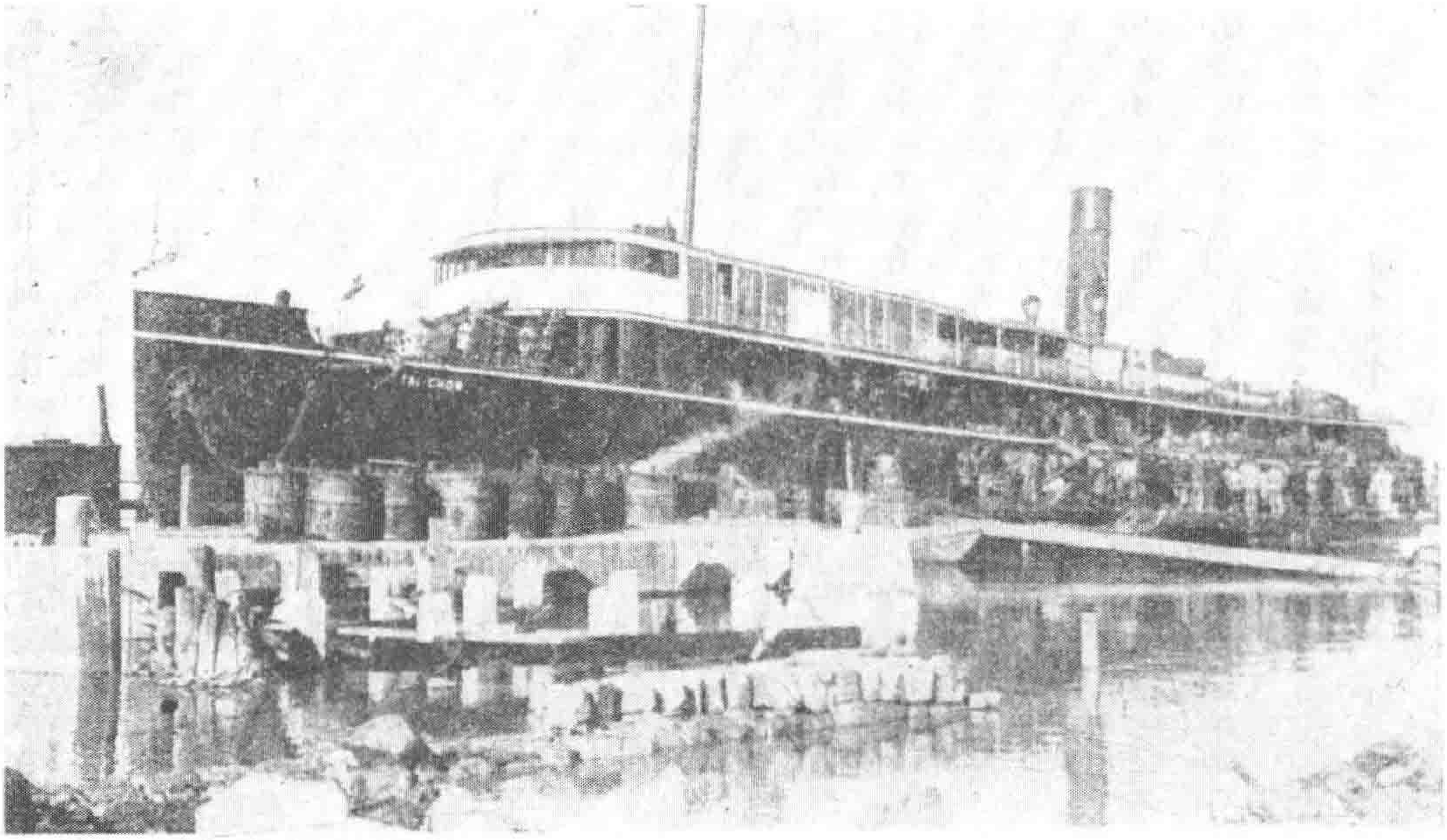
三一—三二

財政部註冊立案

亞洲銀行

資本　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業務　存款　放款　押匯　貼現　滙兌
押款　保管　倉庫　承兌　代辦
本行辦理各種存款利息優厚手續簡捷分行兼辦信用小借款備有簡章函索卽寄

總行行址　上海甯波路八十九號
總行電話　一七五〇〇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　有線無線　二二四二號
分行行址　霞飛路二四七號
分行電話　一七五〇〇　八四七七〇



定海碼頭與台州輪船

定海屐痕

葉在茲

舟山為吾國東海中第一大島，以形如舟故名。闊十七公里，長三十八公里，合大小三百餘島稱舟山羣島。入海港口，潮流頗猛，且多暗礁，築有礮臺。港中水深浪靜，極便停泊，為東海中有數良港。西距寧波二十浬，小輪船三小時可至，北距上海一百二十浬，海輪一夕可達。定海城在島之西隅，濱定海港，寒暑不烈，風景秀麗，堪為避暑勝地。考定海為明朝定海衞地，清初設定海縣，後升為直隸廳，築有城垣，屬浙江，民國仍改為縣，屬會稽道。人口約十七八萬，島饒魚鹽之利，人民以曝鹽捕魚為業，運售鄞滬，年約三四千萬元，為浙江四大魚場首屈一指也。客歲鄭森蕃夫子調長兩浙鹽務定海場公署署長，來書招遊，曾約陳內台先生往謁，以天寒作能，人事匆匆，彈指又數月矣。今值春光明媚之際，人意正與之時，乃重約陳君作伴往遊。古人云；『一飲一啄，皆有前定，』況遊山水，無緣者豈能至耶！

五月八日，星期六，晴。午後三時驅車至南市十六鋪十號碼頭，四時登台州輪船，而丙台先生已先在九號房艙久候矣。台州輪船為來往上海海門定期航行快輪，兼灣定海者。六時茶役傳請夜饍，十人一桌，菜十餘味，為寧波燒法，頗可口。餐未畢而汽笛已鳴，鼓輪開行，七時過吳淞口，於電光中尚能辨岸影船檣也。八

三一—二一三

時解衣寢，輪聲軋軋，與濤聲相間，不能入夢，乃取南社詩集臥閱，視陳君早已入黑甜鄉，午夜倦眼拋書，不知何時入夢也。

九日，星期日，晴。夢醒已五時，急披衣起，呼茶役取水盥臉，嗽洗畢，出艙門，看景，時東方早白，太陽未出，俄頃海中遠際紅日如火，浴濤而上，霞光燦爛，射水面成金紫紅黃數種顏色，水波反映，照耀人眸，不可名狀，奇觀也。憑欄閒眺，飛鳥上下，島嶼錯列，披襟當風，塵慮盡滌，喜吟二絕，寫與陳君斧正。『水天無際破濤行，欹枕魚龍撼夢驚，古劍隨身今有用，同君跨海斬長鯨。』『浮生難得暫時閒，人到中年百事艱，且放愁懷開笑口，憑欄曉看海中山。』舟近定海港口，暗礁阻水成漩湍，輪船緩緩繞行島嶼間，峯巒呈翠，田園廬舍，一一入目，如江河行舟，不知身在海中也。七時雖低舟山三新碼頭，鄭夫子已在此久候，余與丙台先生望見之，急下船與之握手道好。遂同步往公署，途經南大街入城，街中商鋪林立，道鋪大石板，極整齊平坦，約三四里卽達。署爲廣東式樓房，四排相連，四面繞以圍牆，天井鋪花崗巖大石板、樓上四房住眷，樓下爲辦公室，甚幽雅潔淨。鄭師母聞余與陳君至，喜出相見，特爲愚等備早餐，盛意可感。餐畢略休息半小時，鄭夫子領導出外遊覽，先至西門私立舟山初級中學校。校址頗寬大，有洋樓數座，男女學生數百人，辦理甚善，爲滬上聞人劉君所倡辦，捐款甚巨，熱心桑梓可佩。教務長林君鳴岐，閩人係同鄉，訪之出面，引導參觀，繞行各處一週，卽辭別。出校行數十步，抵舟山公園。園門邊列石獅一雙，係青花崗巖石琢成，雕刻精巧。園內有雪交亭一座，宮井一口。宮井遺聞，頗足引人感想，傳明魯王居此，清師入定海時，魯玉妃不屈投井死，宮嬪隨之死者甚衆，無一降者，余刻未暇考，當俟諸他日。園內鎖山雖不甚高，然松柏參天，濃陰遮日，小徑曲折，花木爭春，天然景緻，閒遊小憩，眞能令人心曠神怡。吾等步上山巔，憑高遠眺，全島入目，絕頂槐樹甚多，時正開花，蜂蝶大忙，余立此攝舟山全島風景一影，留爲紀念。攝畢卽循原路返公署，時已近午矣。午餐時署中同鄉劉君明達在座，劉君曾讀書於福州英華書院，爲先後同學，在署任會記十有一年，對於當地情形極熟識，相見甚歡，少年老成可喜也。午後由劉君作嚮導，一行四人，出城遊覽，路過八閩會館，入內參觀，屋宇高大，惜略殘破，今日正演劇，觀者甚衆，頗熱鬧，此地有會館，出余意料之外。據劉君云：前四五十年間，鄉人在此營商業者甚衆，今已衰落；惟會館之產業尙多，現歸同鄉某君管理。離此水程二小時之沈家門，爲往普陀必由之路，鎭上商業甚盛，閩人開設之商鋪不少，閩語市上幾可通，每年八九月間，帶魚汎起，千餘艘閩幫捕魚船集此，生意驟加，閩中食品，一切俱備，此間鄉物，均購自彼處也。繞行一週，卽離館。行數武，越一小山坡，抵英國將士墓。墓繞以短牆，鐵門鎖閉，門口牆上書曰：『大英水陸將士墓



定海全景〔由鎮山下攝〕

園，』英文書曰：“To The Memory of The officer and men of Her Br'tannic majesty's navy and a my who lost their lives iu the occupation of Chusan A. D. 1841-1844, cemetry restord by the British nation 1898.” 按此墓當爲清宣宗時中英鴉片戰爭，英國戰沒將士埋骨之地。一八四一至一八四四年，英人以兵攻粵，擾及沿海，陷舟山，據此爲兵艦根據地，以窺寧波，攻進南京，清廷求和，償兵費，開沿海五口通商，割香港界之，事乃已。當時我國死難將士甚多，未聞有墓，而島上長留此塚，吾人覩此，能無𡚁恥之感乎？隨談隨行，約半里至民生精鹽公司，入內小憩。許經理引導參觀各處精鹽之製法，系以吾人常用之粗鹽溶化於清水，過濾煎之卽成。引清水溶粗鹽於鹽池，池寬大約方丈，高約八九尺，池底鋪碎石木炭細沙棕葉等，鹽水滲濾，通過數池，將混合物沉留於池底木炭棕葉上面，水卽澄清潔淨，最後一池，裝置導管引水入隔室鐵鍋煎之。鍋作長方形，長約一丈一二尺，寬五尺，高一尺，十餘鍋排列成形。鍋置於磚石夾製之爐上，燒煤炭，口有鐵門，以便封閉，起爐煎鹽時，工人日夜輪流添炭不息，鍋上清水含多量鹽質，水化氣上騰，至水分蒸發完畢而止，鍋內留凝結雪白一寸厚之鹽板，取出用石碾成細粒，結晶之精鹽，再燻乾之。燻鹽之室，長寬六七丈，滿鋪磚板，鹽放磚板上，板底用火燻之，燻乾後取出，裝貼廠袋，卽可運售，抵到達地後，重行改裝紙包，出售市上矣。精鹽完稅，出廠時納三分之一，運抵上海時納三分之一，運抵出售地點時納分三之一，始算

三一—二一五

手續完畢。民生公司年可製精鹽市秤六萬二千五百擔，約納稅十五六萬元，除江浙兩省外，多運銷於長江口岸。煉製之粗鹽，來自舟山羣島，亦有運自餘姚，以價較賤故也。公司現已籌備鹽場，供研究之用，將來自曬自製，當能進步，且較便利也。參觀畢，即辭出。沿堤行十五分鐘抵東礮臺，步入觀之。廢礮倚牆根，立於鐵軌上，軌道作半圓周形，一百八十度。發礮時循軌道可自由移動，轟擊敵艦。細視之礮為英製造，刻有英文，為 Blakey Orduance Co. London 1864。久經風雨，尚不生銹，殊可異。惜時移代異，已失其威武之價值，徒供遊人憑弔而已。礮旁石壘之洞三四，想是當時礮兵守衞住宿之所，今已亂草叢生，鳥糞堆滿矣。余與鄭夫子劉君立礮傍，陳先生為吾三人攝一影，留誌鴻爪。攝畢，即下臺，再前行約數十武，抵青壘頭鹽場，堤邊有仄長平地，沿海而東，目不能窮，此即曬鹽之場，鹽民工作正忙。製鹽之法，各地不同，此間之製法，於六月烈日時，取海邊泥漿，曬於堤傍平地，泥乾成塊，再以海水潑之，濕後再曬，連續數次，泥塊含多量鹽質，略現白色，如冬日物體著微霜焉。取乾泥碎之，堆於泥坑上，坑圓形，直徑約三四尺，坑底鋪沙石等，並埋一竹管，以海水注坑中，使泥塊溶化成泥漿，水含濃厚鹽質，由坑底滲濾，經竹管流入缸，取缸水盛於木框內，置於列日中曬之。框長約五七尺，寬約三尺，高約三寸許，水乾時，框上留白色結晶品，粗鹽成矣。



定海英國將士墓

據劉君言：鹽分四等，完稅，魚鹽專用於鹽魚，每擔納稅三角，食鹽用於調食品，納稅約二元，精鹽即重製之鹽，每擔約四元五角，而醬鹽用於製造豉油醬品等，完稅最高，約四元九角，此就舟山當地之情形言之也。食鹽與魚鹽有區別，一望而知，食鹽白色，魚鹽染有顏色，普通染色，每擔用千份之一紅土染之，或淡紅色。年來漁民以魚鹽染色，用以鹽魚，影響魚色，其阻礙鹹魚之營業，呈請當道，取消染色，聞已明令照准矣。按日本之魚鹽，不納稅，不染色，鹹魚成本輕賤，運售吾國，用傾銷政策，吾國魚業，不無受其重大影響也。立青壘頭鹽場上，可望見東南山上之烽火墩，墩為亂石堆成，高下．

數處，全城可望見。考墩之設，爲警備外寇。明萬歷年間，某國擾及吾國沿海各省，而江浙二省受害最大，劫船焚舟，爲其常事，時常登岸，



定海東礮臺

打家劫舍。後經兩浙水師提督侯繼高率師勦伐，大敗之，追跡到浪岡島，予以片甲不留，從此之後，始滅絕不至。繞場一週，循原路返。經東嶽宮，宮建於小山巔，石階數百級，乃拾級而登。入宮門，爲一大庭，平鋪石板，前座爲戲臺，中座爲正殿，後座爲後宮，高大巍峨，雕刻精巧，比西湖之岳廟，有過之無不及之處。宮爲定海城第一名勝，來遊者不可不遊覽。吾等小坐飲茶畢，即出宮。陳先生略感疲倦，與鄭夫子先歸，劉君伴余往觀西礮臺。經碼頭沿海堤西向，夾堤槐樹正花，濃蔭蔽日，東風吹面，胸懷爽暢。堤長約三里，堤盡越一小山坡，礮臺可望見。西礮臺異於東礮臺，礮臥於平坦草地，礮前空無障蔽，正對港口，船之進出，不能越此飛渡。余立山上遠眺，未行近前，徘徊片刻，夕陽欲下，遂緩步返城。歸途經浙江水產試驗場，投名片入內參觀。場本爲水產學校，因風潮停辦，現有洋房三座，設備頗完善。樓上下均爲陳列室，陳列製成魚類標本甚多，魚網魚鈎之形狀，魚舟捕魚器具之型形，以及圖畫調查表冊等，亦豐富陳列，試驗室中飼養淡水觀賞魚類：有金鯿魚，紅劍尾魚，鬬魚，菜花姑，除蚊魚，以及邛魚彩虹魚等。池中飼養青魚，飼以各種食料，觀其變化，詳細研究之。全場職員廿餘人，大半爲專家，不遺餘力，以求改進。按全國研究水產之所，只粤之汕頭，閩之廈門集美，蘇之連香港與吳淞，河北之天津，並浙江之定海，六處而已。如以環境與便利而論，當以此處爲最佳也。觀畢離場，由西安門入城，抵署時已暮色蒼茫，鐘鳴七點矣。晚間鄭夫子設席相待，並招二三友好來談，盛意可感。余飲酒頗多，覺微醉，口占二絕呈鄭夫子。『海上蓬萊碧水通，經年消息盼飛鴻，台州一夕輪船快，不好蒲帆掛好風。』『春風絳帳話兒時，回首卅年有所思，今日他鄉齊作客，不禁師弟鬢同絲。』席後閒談，俟客去已十時三十分，急就寢。翌晨五時即起，盥洗畢，進早點。六時驅車出城，抵碼頭

而輪船尚未至，約候半小時，東海小輪船始自沈家門抵此。輪靠碼頭，俟旅客上下畢，即復開往寧波，余與陳先生即登舟，鄭夫子送至船上，至汽笛再鳴始離舟，與余幷陳君握手道珍重囑後會而別。汽笛三鳴，船即鼓輪開行，破浪向鎮海馳去，俄頃間失舟山之形影矣。

三二—一—二八

中國旅行社出版

各種旅行叢書

上海導游　實洋五角

南嶽導游　實洋三角

四川導游　實洋三角

西北導游　實洋三角

杭州導游　實洋四角

青島導游　實洋三角

北戴河導游　實洋二角

莫干山導游　印刷中

匈京紀遊

馮朱棣

〔參閱卷首美術圖景〕

旅居奧京維也納，每在車站旅館及公共場所，見巨幅廣告標明維也納至匈京布達佩斯航空火車汽車之到達鐘點，此蓋旅行社吸引遊客之廣告也。

布達佩斯爲匈牙利國首都，跨多腦河兩岸，右名布達，左名佩斯，合稱布達佩斯 Eudap‘st 大橋六座連貫之景物清麗，建築宏偉，歐人稱之爲「多腦之后。」(Die Koenigin der Donau) 北歐及西歐諸國來遊者，須經維也納，飛機一小時半，火車汽車均四小時半。溯多腦河乘汽船東行，則須十餘小時。余乘火車往，由東車站東行，一時許經 Hegyeshaom，即入匈牙利國境。車沿多腦河南岸大平原前進，北岸爲捷克斯拉夫國境，歐戰後之新界域也。沿途多羊羣，牧者寬袍大袖，嚙尺許煙管，態度從容，農婦御紅綠色長衣，束腰，下幅特寬大，此均歐洲其他各國所罕見者。車中同室爲匈國老婦，膚色面目，酷肖華人，匈人本黃種馬嘉族 Magyaren，九世紀中由亞洲西遷者，與老婦談，知余來自中國，即認余爲其「老鄉親，」匈人呼父爲 apa 譯音似阿伯，母爲 anya，譯音似阿娘，姑母姨母爲 Neni，譯音似奶奶，與中國有相似處。車抵布達，天色已冥，渡多腦，繞至佩斯，在東車站下車，宿車站對面之中央旅館。匈京爲歐洲著名夜市，凡餐館，咖啡室，酒館，及一切娛樂場所，幾通宵不閉。下車後，就食餐館，擁擠無隙席，侍者以余爲異國人，特爲設座。匈人嗜辣椒 Paprika，每餐必嘗辣椒雞，辣椒肉，辣椒 Forgas 魚，爲其名菜，此魚來自匈牙利西南部之巴魯屯湖 Falodcn 與多腦河 Schill 魚同爲名產。匈京餐館多奏樂，而趣各伊人 Zigeuner 樂隊，匈京獨多，全歐除奧京外，他國所罕聞。趣各伊人爲匈牙利境內之漂流民族，居無定所，闔室寓大木車上，駕以馬匹，隨地爲家，不經商，不務農，所事爲星相占卜，以及音樂幻術。又善治馬，羸馬經其豢養，脫毛似成駿蹄，向人展轉掉易藉以圖利。人有埋牛羊死畜者，恆被探尋掘食，腸胃特健，不因腐肉致疾也。遇隻身婦女，恆嬲相手紋，一與之抗，必肆口漫罵，故婦女畏之如虎。在匈奧鄉間，恆車聲轔轔，有此輩蹤跡，蓋中歐之特殊民族也。樂器樂聲，不類尋常，故餐館及咖啡室多羅致之以娛顧客。餐畢，由東車站西向，入 Rakoczi ut 大街，長四里，兩旁多巨肆，爲全市之精華，較南京太平路略窄，而房屋之高峻過之。街之盡端，即多腦河，愛里若培脫 Erzsebet 橋橫跨兩岸，橋欄高峻，爲歐洲著名大橋，亦爲布達佩斯之市容標記。小學讀地理，即見此橋照片，題曰布達佩斯，儼然以此橋代表匈京也；今身歷其地，回首髫年，彷彿夢境，思故鄉之錢江大橋工成在即，雖

未寓目，而知其雄偉過之，萬里睽隔，尙未一覩，明月在天，遍照兩地，多腦月色，撩我鄉思也。匈京夜景頗足流連，兩岸燈光燦爛奪目，映落水面若萬道金蛇，攢入河心。沿岸偉大建築，均用極强燈光射照，使全體畢露，背景襯以灰黑色天光，幾如空中樓閣，矗立天外。如甘來脫 gellerthegy 山巔砲台之白色圍牆，王堡 Kiraly palota 之屋頂，馬脫耶斯敎堂 Matyas templon 及漁堡 Halaszbastya 之塔尖，均照耀天空，如瓊樓玉宇，蔚爲奇觀。此種電燈返照，歐洲各處大都有之，如巴黎塞納河上之諸脫敎堂 Notre Dome de Paris 入夜則六十三公尺之白色雙塔，聳立河心，又如維也納卡爾廣場之卡爾敎堂 Karlkirch 在黑暗天光中，擁綠色圓頂，玲瓏如玉，夜中增加市容不少。西湖爲世界樂園，但一入夜間，景物寂寥，倘用電炬返射，使保俶塔影，凌空天際，誠可增湖上一景，爲杭州市容生色，整理湖上風景者，其有意乎！午夜返旅舍，翌晨仍抵愛里若培脫橋，由西岸登甘來脫山，山半爲聖甘來脫銅像，甘來脫者，十一世紀中一主敎也，像後人造飛瀑，直瀉山下，山高二百二十餘公尺，可覽全市，多腦縈迴如帶，北望長橋如練，貫鎖兩岸者，卽練橋 Lauczhid 也。更北河中有洲渚，如梭，南端有大橋通連者，則稱爲「多腦之珠」之馬爾其脫島 Margitsz get 及馬爾其脫橋也。南望爲約瑟橋 J zsef hid 及鐵路橋，均爲匈京之著名大橋，山巔有舊砲台，僅存斷垣。繞砲台南行，山麓闢爲公園，每歲八月二十日爲匈牙利國慶節，以紀念開國匈王史退方 Stephan (997－1038)。自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舉國若狂，全市及各大橋上，遍懸國旗。一切盛會，如競技，展覽，跑馬，古裝跳舞，煙火，年市（歐洲各國有流動商場，集數十人至數百人爲一隊，各住大車上，周遊各村落及都會間，到則擇空曠地點，支帳爲幕，專售食物糖果玩具日用品等，幷有小孩娛樂之各種雜耍，如電氣木馬，鞦韆，滑車，懸索轉輪，自動音樂等等，每地留三四日至七八日，再行他徙，名曰年市 Jahres Mark）收穫節等，均乘時舉行，皆以此山爲中心。故遊匈京者，宜於此時前往。下山南行，山麓有石洞，中塑耶蘇像，名巖洞敎堂。洞口有小肆，專售蠟炬，供人求神燃點，像前跪禱者不絕，燭光亦終日不熄，孰謂歐人不迷信者？洞之對面爲聖甘來脫溫泉旅館，匈京多溫泉，大者七八處，以此處爲尤著。每日出水二百萬公升，溫度攝氏四十七度，爲世界鐳錠溫泉之一。歐洲人士，到此養疴者頗衆。旅館之宏偉，聞名全歐。余所到之歐洲各溫泉，如德之巴屯巴屯 Baden Baden，奧之巴屯 Baden，比之斯派 Spa 均淸潔整齊，街市寬廣，以視我國之湯山，設備簡陋，街衢湫隘，而謬稱近畿勝地，何名實之不符也？旅館之南爲工業大學，由此抑向北行，經約瑟橋堍，沿多腦河岸北向，以至愛里若培脫橋，橋畔公園，有苦水溫泉，熱水沸騰，噴出地面，

築池承水，繞以短垣，可飲。有少婦立垣外，司杯勺，用木桿伸入池中，承接此水，行人圍繞購飲焉。北行自練橋左折，乘鋼索吊車上山，以抵王堡，門票兩 Pengo（匈幣每 1 Pengo 約合華幣七角左右）此堡在十三世紀中葉，建自匈王培拉第四，Bela IV. 嗣後代有增築，雄踞高崗，下瞰多腦，以地位之優越，建築之宏麗，聞名歐洲，多腦河上之名蹟也。下堡，仍沿河北向，白石塔尖，雄峙道左，拾級以登，曲折達漁堡。全堡用白石築成，石門環拱，兩旁繞以圓椎形鉅塔，高下曲折，互相通達，結構異常。堡外爲馬脫耶斯教堂，建於一〇一五年，韃靼族西侵，燬焉。一二四五年重建，現爲匈京之最古建築。一八六七年奧帝約瑟，一九一六年奧帝卡爾 Kare 兼匈王王位，均加冕於此，故又稱加冕教堂 Koronazo templom。下堡，仍沿河北行，隔岸鉅屋，高聳入雲，爲匈國議會，建築之美麗，歐洲各國議會中，以此爲最，隔岸瞭望，氣象萬千，曩遊倫敦，小立惠斯民 W stminster 橋，望泰晤士河畔之議會，覺其偉大絕倫矣，然較之匈國議會，美麗有未逮也。前進抵馬爾其脫橋，渡橋抵馬爾其脫島，須納橋費三十 Filler (Ioo Filler = 1 Pengo)，島上綠蔭如蓋，細草如茵，爲匈京遊息勝地。有溫泉旅館，泉眼每日出水一五八〇〇〇公升，水溫攝氏四十三度，可療皮膚等病。出島，返旅館，翌晨遊佩斯之 Varos'i-get 公園，譯意爲城市森林，周圍數里，綠樹參天。入門處爲圓形廣場，場中植圓柱，高三十六公尺，柱下爲歐戰無名英雄之墓，廣場東端爲半環形圍牆，牆隙立匈國歷代十四賢君之銅像。過小橋，道左爲人工開鑿之溫泉井，深九七〇公尺，泉水出土時熱度達攝氏七十四度，歐洲最熱之溫泉也。每日出水七十萬公升，引水作露天浴場，浴客蟻集。園之北端爲動物園，規模雖宏，然不敵德國漢堡海京伯 Hagenbeck（卽數年前烘動滬上之海京伯馬戲班之故鄉）獸園及柏林之 Zoo 遠甚。東北隅爲民衆娛樂場，百戲雜陳，有維也納 Prater 遊戲場之雛形。公園之遊既竟，參觀國立博物館後，乘車返維也納附近之巴屯 Baden bei Wien。二十六年春馮朱棣記於南斯拉夫國之利烏布累那 Ljubljana。

三一—一二一一